

詩三家義集疏卷九

長沙王先謙益吾著

秦車鄰第九疏

乙巳占引詩推度災曰秦天宿白虎氣主元武

處仲音中商音中精音中引秋之位男懦弱女高瞭白色秀身律中南宮

落消切漢書地理志秦地東井與鬼之分塋也於禹貢時跨雍

涼二州詩風兼秦幽兩國天水隴西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而

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故秦詩曰王于興

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轄四載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

之事以上皆齊說案非子始封地漢志

云隴西秦亭秦谷今甘肅秦州清水縣詩國風

車鄰疏○毛序美秦仲也秦仲始大句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車四牡田狩之事其孫襄公列為侯伯故有蒹葭蒼蒼之歌終

南之詩追錄先人車鄰駟鐵小戎之歌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

陳喬樞云服虔以駟駢小戎為秦仲之詩與毛序不同是據魯

詩為說易林大畜之離延陵適魯觀樂太史車轄白顛知秦興

起卒兼其國俱煊一統為主坎之剝旅之秦同是齊詩說漢書

地理志顏注車轄美秦仲大有車馬其詩曰有車轄轄有馬白

寺三定竟良危

秦

秦

秦

顛陳喬樞云師古引車轉及四載小戎諸詩皆襲舊注齊詩之說故字多與毛不同毛詩車鄰鄰蓋轉之借字齊詩今文用轉字愚案服習韓詩見小雅都人士疏據釋文鄰本又作轉及文選藉田曲水詩序注所引是毛亦有作轉之本非獨三家不能執為同異之證也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注魯齊鄰作轉魯說曰轉轉車聲也疏傳

鄰眾車聲也白顛的顛也○轉轉車聲也者王逸楚詞九歌大司命注又引詩云有車轉轉此魯說也明魯作轉轉又九辯注軒車先導聲轉轉也亦用魯文齊鄰作轉者漢書地理志作轉引見釋畜的顛白顛孔疏引舍人曰的白也顛顛也顛有白毛今之戴星馬也據此知魯義與毛同易說卦傳震為的顛說文的明也引易作的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注韓令作伶云使伶疏傳寺人內小臣也箋欲見國君者必先

○君子謂秦仲周禮序官內小臣闈人寺人內豎皆奄官是內小臣為奄官之長與寺人別寺侍古字通釋文寺本亦作侍序云侍御之臣左襄二十九年傳服虔注秦仲始有侍御之臣是寺人即侍臣蓋近侍之通稱不必泥歷代寺人為說令作伶云使伶者釋文引韓詩文考案經典凡命令教令號令法令等用令字者皆尊重之詞至使令亦間用之蓋出自假借當以伶為

正故韓以伶易令也說文使下云伶也从人吏聲伶下云弄也从人令聲此其本義可以推見漢書金日磾傳其子爲武帝弄兒司馬遷傳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言其給事主上左右卑賤不足道之人也廣雅釋言令伶也玉篇伶使也與說文訓解其源皆自韓詩發之古樂官稱伶樂人稱優不稱伶唐後遂爲樂人專稱使伶之義無有能言之者矣

阪有漆隰有栗疏傳興也阪者曰阪下濕曰隰箋興者喻秦仲

文漆栗詳定既見君子並坐鼓瑟注魯說曰並併也疏傳又見

之方中注既見君子並坐鼓瑟君臣以閒暇燕飲相安樂也

馬箋既見既見秦仲也並坐鼓瑟君臣以閒暇燕飲相安樂也

○列女齊孤逐女傳引詩云既見君子並坐鼓瑟明魯毛文同

並併也者釋言文郭注詩云並坐鼓瑟蓋本舊注魯詩之文而

郭據之此魯說也並之言併併之言皆君臣皆坐故曰併與曲

禮並坐不橫肱之並義別陳奐云燕禮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

乃安此並坐之說也並坐與鼓瑟不連讀燕禮鼓瑟在堂上有

上坐之文或據以解詩並坐爲樂工並坐然鼓簧在堂下詩今

亦言並坐將作何解乎愚案明郭注爲魯說並字乃有確解今

者不樂逝者其耄疏傳耄老也入十曰耄箋今者不於此君之

言將後龍祿也○樂樂禮樂也言今者不樂往者其老矣釋言

耄老也春秋注義引舍人注年六十稱也孔疏引孫炎注耄儀

也老人面如生鐵色郭注八十曰畫陳喬樞云釋名八十曰畫
 畫鐵也皮黑如鐵與孫注同桓寬鹽鐵論王肅易注並以八十
 曰畫服虔左傳注馬融易注以七十為畫舍人注及何休公羊
 注以六十為畫說各不同馬瑞辰謂公羊宣十二年徐彥疏云
 七十曰老曲禮文也案今曲禮七十曰畫與此異也是徐所見
 曲禮有作七十曰畫者矣又曲禮八十九十曰畫釋文云本或
 作八十曰畫九十九曰畫是陸所見曲禮有作八十曰畫者矣蓋
 由諸儒所據曲禮本不同故其說各異至六十曰畫未詳所出
 古六字从入八形近易譌周官校人注六皆疑為八之誤是
 其證也疑舍人何休皆以八十為畫傳寫者譌為六十耳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疏傳

笙也亡喪棄也○陳奐云燕禮小臣坐授瑟乃降工歌鹿鳴四
 杜皇皇者華此升歌三終也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
 此笙入三終也上章鼓瑟是升歌此章鼓簧
 是笙入易林成之震並坐鼓簧明齊毛文同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騶疏毛序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圃之樂焉

疏始命命為諸侯也秦始附庸也○三家無異美

駟騶孔阜六轡在手注三家駟作四鐵亦作載韓說曰阜肥也

疏

傳鐵鬣阜大也箋四馬六轡六轡在手言馬之良也○三家

駟作四鐵亦作載者漢志引詩作四載是齊作四載義乃載

之誤字班固東都賦覽駟鐵班用齊詩當作四載此作駟鐵者

後人順毛改之也說文駟下云馬赤黑色詩曰四鐵孔阜蓋魯

韓如此阜肥也者玉篇阜部引韓詩文陳奐云駟當作四四馬

日駟若下一字為馬名則上一字作四不作駟四鐵孔阜猶云

四牡孔阜耳凡碩人小戎四牡采薇杖杜六月車攻吉日節南

山北山車韋桑柔嵩高烝民韓奕皆曰四牡此詩曰四鐵載駟

六月曰四驥四牡裳裳者華曰四駟采芑曰四駟車攻曰四黃

大明日四駟皆謂四馬也說文漢志引詩作四可證駟字之誤

虞人以阜馬鄭注阜盛壯也此韓詩訓
阜為肥肥壯大一類之辭其義無異
傳能以道媚於上下者冬獵曰狩箋媚於上下謂使君臣和合
也此人從公往狩言襄公親賢也○陳奐云卷阿七章維君子
使媚於天子言媚於上者八章維君子命媚於庶人言媚於下
者箋言使君臣和合非列女馮昭儀傳引詩曰公之媚子從公
于狩以證昭儀當熊事明魯毛文同陳喬樞云
疑魯詩之義以媚子為嬖妾之稱故劉向引之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

疏傳時是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

牡甚肥大言禽獸得其所○孔疏冬獻狼以下皆獸人文獸人

獻時節之獸以供膳故虞人驅時節之獸以待射諸家讀辰為

模或讀為虞皆不如傳義之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疏傳拔矢未也箋左之者也舍拔則獲言公善射○胡承珙云公羊何注解第一殺第二三殺皆自左臆射之達於右雖以死之遲速為言但考儀禮特牲少牢凡牲升鼎者皆用右肸載俎者亦皆右體鄉飲鄉射用右體與祭同是射必中左自以尙右之故至驅禽待射孔疏云公命御者從禽之左逐之此誤會箋語箋云從禽之左射之者謂當禽之左射之若逐禽而出其左轉不便於射矣轉或旺驥臆謂疑後糝註但獸之來不定在車左設出於車右而旋車向左則相背故公曰左之者蓋獸自遠奔突而來公命御者旋當其左以便於射耳

遊於北園四馬既閑疏傳閑習也箋公所以田則克獲者乃遊于北園之時時則已習其四種之馬○

陳奐云書無逸于觀于逸于遊于田渾言之遊亦田也古者田在園園中北園當即所田之地首章言狩此章言北園與車攻篇上言狩言苗而下言於敖文義正同四馬即四駘也箋以序田狩園園分屬二事遂謂公遊北園為田獲以前並讀閑為邦國六閑四馬為輶車鸞鑣在儉歇駟注魯齊歇作獨駟作猶疏傳輶輕也儉歇駟田犬也長喙曰儉短喙曰歇駟箋輕車驅進之車也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載始也始田犬者謂達其搏噬

始成之也此皆遊於北園時所爲也○韜輕釋言文鸞當作鑿
然義詳衛頤人鸞和所在經無正文王藻經解注引韓詩內傳
曰鸞在衡和在軾禮保傳篇呂覽高注東京賦薛注與韓同漢
書輿服志劉注載白虎通引魯訓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
亦同韓義蔘蕭傳在軾曰和在鑣曰鸞庭燎傳將將鸞鑣聲異
義載禮戴詩毛二說謹案云經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鄭亦不
取商頌烈祖箋云鸞在鑣以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爲兩解說
文人占乘車四馬鑣八鸞鈴象鸞鳥之聲和則敬也鸞鑣連文
不必鸞定在鑣古書兩解今仍並存之魯作獨獨者釋畜狗屬
長喙狹短喙獨獨孔疏引李巡注分別犬喙長短之名郭注詩
曰載狹狹獨獨張衡西京賦屬車之造載狹狹獨獨郭注張賦所據
魯詩之文知魯作獨獨薛綜賦注造副也以韜車爲屬車之副
載是載於車與箋訓始異義陳奐以爲從公媚子之所乘車則
是人犬並載非也齊作獨獨者漢志集注引詩韜車鸞鑣載狹
獨獨陳喬樞云釋文欵本又作獨獨本又作獨獨作獨獨者三家
今文也爾雅陸本作獨釋文云獨字林作獨說文引爾雅作獨
爲獨從說文也今本爾雅錄仍

駟鐵三章章四句

小戎疏毛序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疆而征伐

詩三民茂美流

卷九 秦

四

周制以七十二人爲大戎五十人爲小戎亦非也釋言倭淺也郭注詩曰小戎倭收張衡東京賦乃御小戎據郭注明魯毛文同張賦亦用此經文也漢志集注引詩曰小戎倭收五檠梁轉明齊毛文同陳奐云考工記言軫最詳不及後軫車廣六尺六寸與深四尺四寸其四面束輿之木謂之軫詩謂之收收檠也聚取材而收束之也升車皆從車後故軫圍雖四面材兩旁爲轆前爲軾其三面上有拵輿之版納於輿下者不可得而見輿後一面無拵輿之版所可見者惟軾而已軾輒軾鄭許云軾車後橫木皆指可見之軾而言後軾無掩版故謂之倭收也孔疏五檠是輿上之飾故以五爲五束言以皮革五處束之說文檠下云車歷錄束交也韻會引誤交作文孔疏因以爲文章歷錄然歷錄蓋文章之貌非也王夫之云傳言束有歷錄則歷錄自爲一物古未聞以歷錄狀文章者束交者束之互相交如畫卦交爻作乂也廣雅維車謂之麻鹿麻鹿卽歷錄也許慎說著絲於苧車爲維苧車者紡車也紡車相維之繩上下轉相縈是歷錄者紡車交縈之名借以言車之縈也轉之束有五蓋轉體不可柄盤恐致脆折故皆用束其束之或金或革未詳其制於束之上更以絲交縈如紡車之左右交縈務爲纏固此之謂歷錄何文章之有乎胡承珙云王說是也說文輿下云曲輿輿轉讀若論語鑽燧改火之鑽字或作輿此卽所謂五檠鄭司農云輿車之輿率尺所一縛是也輿輿振反轉工輿輿五檠五檠韻車之輿然則梁轉以革縛之又輿束以爲固謂之歷錄故毛云束

謂以板木橫側車前所以陰映此軌則似車左右亦有陰板恐非至陰鞞者謂陰下之鞞正義謂鞞繫於陰板之上亦非也蓋鞞從與下而出於軌前以繫於衡其革不能如此之長必須爲環以接續之故曰蓋續其後則繫於車軸故說文以鞞爲引軸廣雅陰鞞伏兔也此語雖誤然伏兔本在軸上正以鞞繫於軸故張揖致有此誤若鞞繫於陰板之上陰板非挽輿得力之處何以引車詩以陰鞞連言殆以其自下而出於揜軌之前故曰陰鞞耳王夫之云廣雅白銅謂之蓋蓋乃白銅之名無沃灌之義以蓋飾續環蓋卽今之嵌銅事件作者必鑿鐵作窠而以練成銅片嵌入之若以銅液傾沃則生熱不相沾洽其上之漫出者施以錯鏤必動搖而不固矣釋名云蓋沃也治白金以沃灌鞞環也集傳政治爲銷尤誤世豈有已成之鐵可用他金沃灌而得相黏合者哉胡承珙云傳意蓋爲白金續者卽以白金爲續鞞之環蓋以釧鞞者以白金爲繫鞞之釧蓋錁者以白金爲矛下之錁孔疏泥於爾雅白金無蓋名遂誤以爲沃灌後乃以爲嵌銅蓋銀之說古人質樸未必作此工巧但鞞環等似非白金之柔者所宜則孔疏云金銀銅鐵總名爲金此或是白銅白鐵未必皆白銀是也

文茵暢轂駕我騏驎

注韓詩文茵暢轂韓說曰文茵虎蓐

疏傳文茵虎皮也暢轂長轂也騏驎文也左足白

日昇箋此上六句者國人所矜○文茵虎蓐玉篇艸部茵下引韓文引經明韓毛文同說文騏驎馬青驪文如博棊也釋畜馬後寺三尺處其流卷九 素

右足白驥左足白鼻黃山云傳騏騏文也下騏阮校据孔疏謂當改棊案說文縹帛蒼艾色棊縹或从其騏馬青驪文如博棊也驪馬深黑色孔疏謂色之青黑者名爲棊馬名騏知其色作棊文此說蓋誤釋馬者文與色各別說文騏馬青驪言馬色也文如博棊言馬文也博棊非有色可言乃言驪馬青花文圍如棊子耳然則傳之騏文乃棋之譌孔所見本之棊文亦正棊之譌說文曰文如博棊此棊不能改棊必不譌也今孔疏捉色與文而一之固已不可從矣棊爲蒼艾色鄭風棊巾傳說本同箋亦曰棊文孔疏於此更援鄭君願命注易爲青黑色者艾之色荀子正論篇注曰蒼白後漢馬飭傳注曰緌綠孔知蒼白既異驪馬之深黑世又斷無綠色之馬故以鄭訓青黑爲便意謂可與說文騏馬青驪之色合矣其如博棊之文仍歸無著且馬色以白掩黑爲青非如布帛青謂之慈黑謂之黝傳果以棊色說騏必不自忘棊巾蒼白之訓孔乃以鄭君禮注說毛傳似尤不可言念君子溫其如玉疏箋言我也念君子之性溫然如玉玉爲證馬瑞辰云聘義言王之德有十與箋言五德不同管子水地言玉有九德荀子言玉有七德說苑又云玉有六美皆非箋義所本惟說文云玉石之美有五德潤澤以溫仁之方也解理自外可以知中義之方也其聲舒揚專以遠聞智之方也不燒而折勇之方也銳廉而不枝絮之方也與箋云五德合愚案禮聘義引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荀子法行篇亦引二句明

齊魯與毛同韓詩外傳二亦
引溫其如玉明韓毛文同
在其板屋亂我心曲注齊說曰民

以板為室屋疏傳西戎板屋菱心曲心之委曲也憂則心亂也

室屋者漢書地理志云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故

秦詩曰在其板屋明齊毛文同顏注言襄公出征則婦人居板

屋之中而念其君子水經渭水注秦武公十年伐邽漢武帝改

為天水郡其鄉居悉以板蓋屋詩所謂西戎板屋也孔疏謂西

戎板屋念想君子伐得而居之尋文究理正義較顏注為長其

字指西戎馬瑞辰云說文曲象器受物之形心之受事如曲之

受物故稱心曲猶水涯之受水處亦曰水曲也韓

詩外傳二引詩在其板屋亂我心曲明韓毛文同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是中駟驪是驂疏傳黃馬黑喙曰駟

中中服也騂兩駟也○馬瑞辰云秦紀言襄公用駟駒祀
上帝是秦以駟為上說文駟赤馬黑髦尾也駟消作駟
龍盾
之合蓋以艘疏傳龍盾畫龍其盾也合合而載之駟驂內轡
於軾前○馬瑞辰云龍象三字古聲近通用牧人凡外祭毀
事用龍可也注故書龍作龍杜子春日龍當為龍考工記玉人
上公用龍鄭司農云龍當作龍詩旄邱狐裘蒙戎左傳作虎茸
是其證也此詩龍盾蓋即下章之象伐箋以為虎伐也作龍者

段借字耳蓋以釐執者孔疏四馬入轡而經傳皆言六轡明有二轡當繫之馬之有轡者所以制馬之左右令之隨逐人意驂馬欲入則偏於脅驅不須牽挽故知納者納驂內轡繫於軾前其繫之處以白金為釐也說文釐環之有舌者或作鏑徐鍇云言環形象玦通作缺缺亦缺也言念君子温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疏傳在敵邑也箋方今以何時為還期乎何以然了不來言望之也○馬瑞辰云方之言將也方何為期猶云將何為期也方將音近而義同箋釋為方今失之

伐作厥宛作苑疏也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箋伐淺也謂以薄金為介之札介甲也甚羣者言和調也蒙厖也討雜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厖伐○駟馬至伐駟釋文引韓詩文胡承珙云韓說與管子參患篇甲不堅密與伐者同寶將徒人與伐者同寶二伐字相近然清人明言駟介左成二年傳鞍之戰齊侯不介馬而馳本非兵家之常此詩方言兵車之備豈反以不介為詞韓義似不如毛馬瑞辰云韓說是也管子參患篇注伐謂無甲單衣者又云伐單也人雖眾無兵甲與單人同也今案人無甲謂之伐馬無甲亦謂之伐左成二年傳不介馬而馳之

伐作厥宛作苑疏也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箋伐淺也謂以薄金為介之札介甲也甚羣者言和調也蒙厖也討雜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厖伐○駟馬至伐駟釋文引韓詩文胡承珙云韓說與管子參患篇甲不堅密與伐者同寶將徒人與伐者同寶二伐字相近然清人明言駟介左成二年傳鞍之戰齊侯不介馬而馳本非兵家之常此詩方言兵車之備豈反以不介為詞韓義似不如毛馬瑞辰云韓說是也管子參患篇注伐謂無甲單衣者又云伐單也人雖眾無兵甲與單人同也今案人無甲謂之伐馬無甲亦謂之伐左成二年傳不介馬而馳之

正詩倭駟之謂竊疑毛傳本作倭駟不介馬也後人謾爲四介馬也芟遂以倭淺釋之耳陳喬樞云馬申韓義是矣然以毛傳四介馬爲不介馬之謾則說近牽強此詩倭收傳訓倭爲淺故箋於倭駟卽用倭淺爲義謂以薄金爲甲之札古之戰馬皆著甲以金爲札金厚則重故云倭謂以薄爲善也韓則訓倭爲單謂馬不著甲以示其驍勇猶詩美大叔于田言其祖楊暴虎也馬瑞辰云公通作仇釋名仇矛頭有三又言其可以討仇敵之矛也公酋聲相近考工記酋矛常有四尺蓋卽詩之公矛公借作酋猶借作勾與速也曲禮鄭注鏡底曰鑄取其鑄地平底曰鑄取其鑄地是鑄鑄異物而說文云鑄矛戟柶下銅鑄也柶柶下銅也蓋鑄與鑄對文則異散則通故毛傳亦云鑄鑄也孔疏謂取類相明非訓爲鑄失之伐作厥宛作苑者玉篇盾部厥盾也引詩曰蒙厥有苑是據韓詩之文釋文伐本又作厥說文厥盾也是伐乃厥之段借商頌長發武王載旆說文引詩作載拔小雅六月白旆央央釋文本作白棧此詩蒙伐韓作厥皆古今字異也胡承珙云蒙伐之蒙與燾同訓覆說文燾從火壽聲駢騎也從羽設聲駸從支鬲聲周書以爲討此數字聲皆相近然則傳訓蒙討猶訓蒙爲燾討羽猶言燾羽也蒙亦有雜義易雜卦蒙雜而著儀禮鄉射記旌各以其物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糝注此翽旌也糝者雜也據此知翽爲雜羽之名討與翽聲相近故箋申討爲雜釋討羽爲雜羽也黃山云析羽謂之旌凡羽葆之屬皆析分鳥羽以爲飾討羽蓋由上拊下順羽之序而

治之著於干以辟雨必不析也趙岐孟子注討者上討下也討
伐義近故傳取為訓說文討治也誅討也治茅履屋謂之誅茅
義蓋相昉箋訓蒙為厖討為雜亦虎鞞鑊膺交鞞二弓竹閉緄

本無畫義忽以畫羽為說自未塙

滕注齊閉作秘魯作鞞 **疏**傳虎虎皮也鞞弓室也膺馬帶也交
也箋鑊膺有刻金飾也○鞞廣雅作鞞云弓藏也釋文本亦作

也虎鞞謂以虎皮包之而藏於弓室嚴粲云鑊膺鑊飾弓室之
膺弓以後為背則以前為膺故弓室之前亦為膺詩上言虎鞞

下言交鞞二弓不應中及馬帶傳說非也鞞為藏弓之室因名
弓之藏亦為鞞交鞞謂交互安置之竹閉以竹為閉也齊閉作

秘者士喪禮鄭注弓樂曰秘滕緣也詩云竹秘緄滕又既夕記
注秘弓樂弛則縛於弓裏備損傷以竹為之詩云竹秘緄滕鄭注

儀禮多用齊詩兩引此詩皆作秘字蓋據齊詩文魯作鞞者考
工記弓人譬如終緄引如終緄注緄弓鞞也弓有鞞者為發弦

時備類傷詩云竹秘緄滕鄭注周禮引詩作鞞蓋從魯詩也陳
與云說文樂榜也榜所以輔弓弩也緄繫也案繫樂曰緄因之

呼樂曰緄傳讀詩之閉為既夕記有秘之秘而即以考工記終
緄之緄釋之實一物也詩既言交弓於鞞中又用竹樂約之以

緄所以虞其翻反也角弓傳不善緄樂巧用則翻然而反是其
義矣傳文緄繩滕約疑互譌宋策束組三百緄此緄有約義少
儀甲不組滕周書有金滕此滕有繩義闕宮絲滕傳亦訓滕為

繩繩繩繩謂約之必以繩也然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

秩德音注韓載作再魯厭作惜疏傳厭厭安靜也秩秩有知也

又思其性與德○韓載作再者曹植應詔詩騏驎倦路再寢再興陳喬樞云文選李注騏驎句引韓詩曰兩驂雁行於再寢句引毛詩曰言念君子再寢再興攷毛詩載寢載興不作再字子建用韓詩故文與毛異李引毛亦作再乃順子建本詩之文耳魯厭作惜者列女於陵子妻傳引詩曰惜惜良人秩秩德音毛作厭借字正字當作厭說文厭安也段玉裁以為惜是厭之或體三倉倍倍性也和也毛作厭者魯韓詩皆作惜湛露厭厭夜飲韓詩作惜惜是其明證矣

小戎三章章十句

蒹葭疏毛序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箋秦處

未習周之禮法故國人未服焉○魏源云襄公初有岐西之地以戎俗變周民也幽邵皆公劉太王遺民久習禮教一旦為秦所有不以周道變戎俗反以戎俗變周民如蒼蒼之葭遇霜而黃肅殺之政行忠厚之風盡蓋謂非此無以自強於戎狄不知自強之道在於求賢其時故都遺老隱居藪澤文武之道未墜在人特時君尚詐力則賢人不至故求治逆而難尚德懷則賢

人來輔故求治願而易溯洄不如溯游也襄公急霸西戎不遑禮教流至春秋諸侯終以夷狄擯秦故詩人興霜露焉愚案魏說於事理詩義皆合三家義或然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疏**傳興也蒹葭葭蘆也蒼蒼盛也白露凝

箋蒹葭在眾草之中蒼蒼然彊盛至白露凝戾為霜則成而黃

興者喻眾民之不從襄公政令者得周禮以教之則服○蒹葭

葭蘆釋草文郭注蒹似萑而細高數尺蘆葦也陸疏云蒹水草

也堅實牛食之令牛肥彊青徐州人謂之蒹御覽十二事類賦

天部引詩含神霧曰陽氣終白露凝為霜宋均曰白露行露也

陽終陰用事故白露凝為霜也此齊義愚案魏源云毛傳謂露

凝為霜然後歲事成國家待禮然後興然則下章白露未晞白

露未已又何以取興乎故知詩以霜興肅殺非興禮教正與宋

說合蔡邕釋詩蒹葭蒼蒼**所謂伊人在水一方****疏**傳伊維也一方

而白露凝明用魯詩文**所謂伊人在水一方****疏**難至矣箋伊當

作繫繫猶是也所謂是知周禮之賢人乃在大水之一邊假喻

以言遠○說郭引詩汜麻樞曰蒹葭秋水其思涼猶秦西氣之

變乎蓋齊說如此陳奐云伊維一聲之轉伊其即維**溯洄從之**

其伊何即維何伊人即維人維是也猶言是人也

道阻且長**注**韓詩曰阻憂也又曰道阻阻且險也**疏**傳逆流而

上曰溯洄

逆禮則莫能以至也箋此言不以敬順往求之則不能得見○阻憂也又曰道阻阻且險也者玉篇阜部引韓詩文皮嘉祐云釋文說文俱云阻險也釋名釋邱水出其後曰阻邱背水以為險也是阻本有險義韓又訓阻為憂者書舜典黎民阻飢釋文引王注阻難也釋詁及詩傳皆云阻難也道難則心有憂危之意故韓以憂險並釋之

中央注魯說曰逆流而上曰溯洄順流而下曰溯游疏傳順流而涉曰

溯游順禮求濟道來迎之箋宛坐見貌以敬順求之則近耳易得見也○逆流二句釋水文魯說也孔疏引孫炎曰逆渡者逆流也順渡者順流也陳奐云而下亦當作上以逆順分溯游渡水皆是鄉上也傳就濟渡言故云順流而涉其實逆流而上亦是涉也不作下字愚案陳說是說文溯逆流而上曰溯洄溯向也水欲下逆而之上也從水席聲或從辵朔游正字溯或體派又溯之

俗字
兼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一涓溯洄從之道阻且躋

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疏傳淒淒猶蒼蒼也晞乾也涓水隙也

者言其難至如升阪○陳奐云宋本作淒淒故傳讀為萋萋與上章蒼蒼同訓為盛若本作萋萋訓茂盛已見於葛覃傳不當

寺三衣度良苑
卷七 秦
卜

云猶蒼蒼矣胡承珙云說文釋名涓義皆同爾雅傳獨云水隙者說文隙崖也崖高邊也下文道阻且躋躋為升義故此以水隙見其高意甫田箋

兼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溯洄從之道阻且右

溯游從之宛在水中沚注韓沚作詩說曰大渚曰詩疏傳采采

也未已猶未止也涘厓也右出其右也小渚曰沚箋右者言其迂迴也○蟬蟬傳采采眾多也馬瑞辰云周人尙左故以右為迂回韓沚作詩說曰大渚曰詩者文選潘岳河陽縣詩李注引韓詩曰宛在水中詩薛君曰大渚曰詩詩同沚大是小之誤說文亦云小渚曰沚爾雅釋文沚本或作詩穆天子傳飲於板詩之中郭注詩小渚也皆無異義

兼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疏毛序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職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案周地岐以西之地鄭語云平

王之末秦取周土蓋已至秦文公末年矣三家無異義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疏傳興也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條檉梅

枿也宜以戒不宜也箋問何有者意以

爲名山高大宜有茂木也興者喻人君有盛德乃宜有顯服猶山之木有大小也此之謂戒勸○陳奐云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武功大一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敷物皆在縣東案禹貢終南惇物皆在雍州渭南惇物爲武功縣南山而終南爲漢京兆長安縣之南山今陝西西安府南五十里終南山也魯在長安西鎬在長安東則終南爲周豐鎬之南山以大一當終南未是也漢書匈奴傳秦襄公伐戎至郊始列爲諸侯據此知襄公僅有岐西尙無岐東至豐鎬之南山必非秦履也胡承珙云岐之東西皆有終南不必定至岐東之地朱子謂襄公雖未能遠有周地然既有天子之命矣穀梁子曰王者無外命之則成矣史記載平王曰戎無道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卽有其地故秦襄公冢中鼎銘曰天王遷洛岐豐錫公觀其言正與詩序相應此大夫美其君能取周地始爲諸侯首舉周之名山舍終南將何所舉不必泥於襄地之未至終南且箋云至止者受命服於天子而來是則襄公救周之後受服西歸道經終南大夫因以起興未爲不可也釋木栢山榎孔疏引孫炎注引詩有條有梅云條栢也郭注今之山楸攸聲古同部通用栢條爲南方之木非終南所有故不得以條爲栢也釋木梅栢說文梅下云栢也某下云酸果也蓋酸果之梅以某爲正字作梅者借字耳說文梅字注又云可食或作棓段注以爲淺人改竄

君子至止錦衣狐裘
疏傳錦衣采色也狐裘朝廷之服箋是也

侯狐裘錦衣以裼之。○馬瑞辰云古者裼衣與裘色相稱此詩
 狐裘以玉藻證之知為白裘則錦衣亦當從玉藻鄭注訓為素
 錦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鄭注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
 素錦為衣覆之使可裼也又曰凡裼衣象裘色也疏云凡裼衣
 象裘色者狐白裘用錦衣為裼狐青裘用元衣為裼羔裘用緇
 衣為裼是皆與裘色相稱之證又案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褻元
 緇衣以裼之麋裘青紆褻絞衣以裼之羔裘豹褻緇衣以裼之
 狐裘黃衣以裼之元既為緇衣則下言絞衣緇衣黃衣皆承上
 用緇可知是知諸侯惟狐裘用錦以別於天子用緇說文緇生
 絲也錦襄邑織文也緇與錦異其質不異其色玉藻云童子之
 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也案有朱錦則有
 素錦矣鄭云以素錦為衣覆之正與狐白裘色相稱毛傳以錦
 衣為采色正義
 作采衣失之
 顏如渥丹其君也哉注韓丹作汭曰汭赭也亦
 作赭疏箋渥厚漬也顏色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也其君也哉
 作赭者韓詩外傳二引詩顏如渥赭其君也哉亦作赭俱與毛
 異黃山云說文丹巴越赤石赭赤土色並赤故義可通簡兮鄭
 箋即以傅丹訓赭可證也封氏聞見記赭或謂之柘木染本草
 柘木染黃赤色謂之柘黃天子服柘黃即赭黃也柘讀如蔗與
 赭為同音字汭與柘皆石聲
 亦可通赭是汭又即赭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注三家紀作杞堂作棠疏傳紀基也堂畢

畢也堂也亦高大之山所宜有也畢終南山之道名邊如堂之

牆然○孔疏案集注本作紀定本作紀以下文有堂故以為基

謂山基也釋上云畢堂牆李巡曰堂牆名崖似堂牆曰畢郭注

今終南山道名畢其邊若堂之牆以終南之山見有此堂知是

畢道之側其崖如堂也三家紀作杞堂作棠者白帖五引詩作

有杞有棠蓋本三家詩文馬瑞辰云紀當讀為杞梓之杞堂當

讀為甘棠之棠紀堂皆段借字左氏春秋桓二年杞侯來朝公

穀並作紀侯三年公會杞侯于郕公羊作紀侯吳夫槩奔楚為

棠谿氏定五年左傳作堂谿此皆杞紀棠堂古得通借之證王

引之說略同謂白帖所引蓋韓詩唐時齊魯皆亡惟韓詩尚存

也君子至止黻衣繡裳注魯詩曰君子至止黻衣繡裳魯說曰

黻衣繡裳君子之所服也愛其德故美其服也韓詩曰君子至

止緋衣繡裳異色繼袖曰緋疏傳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

緋對言釋言黻黻彰也又曰衮黻也論語而致美乎黻冕黻冕

猶言衮冕此詩黻衣繡裳猶九罭詩衮衣繡裳乃通言章服耳

君子德足稱服故美之也引君子至止二句明魯毛文同黻衣

至服也中論藝紀篇文君子至曰緋玉篇絲部引韓詩文袖當

寺三尺慶長流

卷九 秦

為繡字之誤青黑二文曰黻是異色也加以五色備曰繡是繡
繡也黻通紱紱亦通紉莊子逍遙游釋文紱或作紉堯廟碑印
紉相承紱作紉是三字以音近相通韓作紉者亦段紉為紉耳
九章黻黻皆統於繡考工繡與黻對言不能合而為一也
佩玉將將壽考不亡注魯將作鏘魯齊亡作忘疏魯將作鏘亡
藝紀篇引詩佩玉鏘鏘壽考不忘徐幹用魯詩也齊亡作忘者
漢書禮樂志安世房中歌作壽考不忘班用齊詩也毛作將及
亡皆古文
消借字

終南二章章六句

黃鳥疏毛序哀三頁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箋
三頁三善臣也謂奄息仲行鍼虎也從死自殺以從死

○史記秦本紀秦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
子與氏三人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為作黃
鳥之詩史記敘傳穆公思義悼豪之旅以人為殉詩歌黃鳥應
劬漢書注秦繆公與羣臣飲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
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黃鳥所為作也以上魯說
漢書匡衡傳疏云秦穆貴信士多從死易林困之大壯子與失
勞黃鳥哀作又革之小畜子車鍼虎善人危殆黃鳥悲鳴傷國
元輔以上齊說曹植三頁詩功名不可為忠義我所安秦穆先

下世三臣皆自殘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誰言捐軀易殺身
誠獨難黃鳥為悲鳴哀哉傷肺肝以上韓說三家皆謂秦穆要
人從死穆公既死三臣自殺以從也西國書記非洲諸國
以人從死動至無數英法禁之然後衰息蓋夷俗如此

交交黃鳥止于棘疏傳具也交交小貌黃鳥以時往來得其所以

求安己也此棘若不安則移與者喻臣之事君亦然今穆公使
臣從死刺其不得黃鳥止于棘之本意○馬瑞辰云文選嵇叔

夜贈秀才入軍詩咬咬黃鳥願倚弄音李注引詩交交黃鳥又
引古歌黃鳥鳴相追咬咬弄好音玉篇廣韻並曰咬鳥聲作交

交者消借字耳又云詩以黃鳥之止棘止桑止楚為不得其所
與三良之從死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黃鳥所宜

止小雅黃鳥詩無集于桑是其證也詩刺三良從死而以止棘
止桑止楚為喻者棘之言急棘繩也桑之言喪也楚之言痛楚

也人言迫栗言戰栗解故二桐之言痛竹之言感都言容
柏之言迫栗言戰栗解故二桐之言痛竹之言感都言容

魯詩明魯毛文同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

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注魯慄作栗

寺三
主

兮作也疏傳子車氏奄息名乃特百夫之德備備懼也殲盡良

矣謂冢壙中也秦人哀傷此奄息之死臨視其墳皆為之悼慄

言彼蒼者天愬之如此奄息之死可以他人贖之者人皆百其

身謂一身百死猶為之惜善人之甚○馬瑞辰云柏舟實維我

特傳特匹也此亦訓特為匹匹之言敵也當也猶云乃當百夫

之德耳人百其身謂願以百人之身代之言人百其身者倒文

也箋謂一身百死似非經義愚案左傳作子車氏史記作子與

氏車與字異義同故易林作子車又作子與也魯慄作栗者趙

岐孟子公孫丑章句慄懼也詩云惴惴其栗淮南說山訓注僅

讀詩惴惴其栗之惴是魯詩慄作栗不與毛同今孟子注闕本

監本毛本俱作慄此後人順毛所改曹植下太后誅痛莫酷斯

彼蒼者天引彼蒼句明韓毛文同魯兮作也者蔡邕陳留太守

胡公碑作如可贖也隸續平與令薛君碑如可贖也人百其身

與邕引魯詩合明魯作也與毛異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疏

傳防比也箋仲行字也防備當也言此一人當百夫○陳奐云

子卓三子不當兩稱名一冊字蓋若鄭祭仲足祭氏仲字足名

矣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矣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疏傳也當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晨風疏毛序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三家無異義

歛彼晨風鬱彼北林注韓歛作鵠齊鬱作温魯說曰晨風鷓晨

亦作鵠鬱作宛疏傳興也歛疾飛貌晨風鷓也鬱積也北林林

飛入北林箋先君謂穆公○韓歛作鵠者外傳入趙蒼唐對魏

文侯引此詩六句作鵠彼晨風宋綿初云鵠字書作聿疾飛貌

木華海賦鵠如鷺見之失侶與歛字異而音義同齊鬱作温者

易林小畜之革晨風之翰大舉就温又豫之革晨風文翰隨時

就温雄雌相和不憂危殆陳喬樞云温與蘊通當為鬱之段借雲漢詩温隆蟲蟲正義定本作蘊釋文韓詩作鬱可證也齊詩異文蓋作温彼北林魏曹丕詩願為晨風鳥雙飛翔北林即用此詩語意與易林雄雌相合之說合其義皆本之齊詩愚案舉

就如論語色斯舉矣之舉疾飛故云大舉就者集也就集一聲
 之轉就温猶晉語云集苑耳晨風鷓者釋鳥文魯說也與毛同
 郭注鷓鷓屬郭詒行云詩獨馭彼飛隼與馭彼晨風言馭可知
 鷓即隼矣魯辰亦作鷓鬱作宛者說文鷓鷓風也鷓鷓風也从
 鳥晨聲鷓鷓飛貌从鳥穴聲詩曰鷓彼鷓鷓風鷓與馭字同但有
 左右轉易之別齊韓毛皆作晨則作鷓者魯詩亦作本也周官
 函人鄭注引詩宛彼北林宛與苑同亦鬱之借字史記倉公傳
 寒濕氣宛即氣鬱也韓毛作鬱齊作温則作宛者亦魯詩也陸
 疏鷓似鷓青黃色燕頰句喙向風搖未見君子憂心欽欽疏傳
 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鷓燕雀食之未見君子憂心欽欽疏傳
 望之心中欽欽然箋言穆公始如何如何忘我實多疏傳今則
 未見賢者之時思望而憂之如何如何平忘我之事實多○案外
 箋此以穆公之意責康公如何如何平忘我之事實多○案外
 傳趙倉唐對文侯言中山君擊好晨風誦忘我實多以感文侯
 文侯大悅是以忘我為君忘其臣箋說非也張
 衡思元賦引忘我實多衡用魯詩明魯毛文同

山有苞櫟隰有六駁注魯苞作枹疏傳櫟木也駁如馬倨牙食

其所宜有也以言賢者亦國家所宜有之○陸疏云駁馬梓榆
 也其樹皮青白駁犖遙視似駁馬故謂之駁馬下章云山有苞
 櫟隰有樹檉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駁與駁古通用崔豹
 古今注六駁山中有木葉似豫章皮多癭駁名六駁木即此魯

苞作枹者釋木樸枹者郭注枹快屬叢生者為枹詩所謂核樸枹枹案毛作苞枹則作枹枹者魯詩也
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未見君子憂

山有苞棣隰有樹檉疏傳棣唐棣也檉赤羅也○馬瑞辰云爾雅唐棣移常棣棣揀小雅常棣傳一本

作常棣移也合以此傳棣唐棣也知傳與今本爾雅互易蓋作常棣移唐棣疑毛所見爾雅原作唐棣棣常棣移說文移常棣也棣白棣也爾雅疏引陸疏云常棣許慎云白棣樹也如李而半如櫻桃正白又有赤棣亦似白棣子正赤亦如郁李而小今案常棣既為白棣則唐棣為赤可知郭注乃以唐棣為今白移似白楊誤矣又云正義引陸疏云檉一名山梨今人謂之楊檉實如梨但小耳一名廣梨一名鼠梨是檉即山梨之小者而爾雅說文以為羅傳言赤羅者羅梨一聲之轉赤羅猶言紅梨耳方言言樹植立也樹檉蓋植立者故對苞為叢生言之
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

我實多

晨風三章章六句

無衣疏毛序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案毛謂詩之篇第以世為次此在穆公後宜

為刺康公詩其實世次之說出毛武斷而

審度此詩詞氣又非刺詩斷從齊說下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疏傳興也袍襦也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

曰女無衣我與女同袍乎言不與民同欲○子者秦民相謂之

詞豈曰無衣與唐風豈曰無衣六兮句法一例言豈曰我無衣

乎但以我與子友朋親愛之情子有袍願與同著之釋名袍大

夫著下至跗者也袍苞也苞內衣也吳越春秋二引無衣之詩

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長注韓

君用韓詩明韓毛文同注王子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注韓

伏作傳自天子出仇匹也箋于於也怨耦曰仇君不與我同

欲而於王興師則云脩我戈矛與子同仇往伐之刺其好攻戰

○于往也秦自襄公以來受平王之命以伐戎所興之師皆為

王往也故曰王子興師孔疏考工記廬人戈長六尺六寸記又

云酋矛常有四尺注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常有四尺是矛長二

丈也韓仇作警者吳越春秋二引詩曰王子興師與子同警西

戎弒幽王是於周室諸侯為不共戴天之讐秦民故王所懷故

曰同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注齊澤作禘疏傳澤潤澤也箋澤褻衣近

汚垢○釋文澤如字說文

作釋云袴也孔疏箋以上袍下裳則此亦衣名故易傳為釋釋是袍類故論語注云褻衣袍釋也陳喬樞云班固北征頌寒不施釋班世習齊詩此頌正用齊釋字鄭易澤為釋亦據齊文也廣雅釋器釋長襦也釋名襦襖也言溫煖也釋是褻服故以近汚垢言之說文訓釋為袴別為一說陸孔並引以證鄭未合

王于興師脩我矛戟與子偕作

龍傳作起也箋戟車戟常也○
疏孔疏考工記廬人常長丈六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注齊偕作

皆疏傳行往也○齊偕作皆者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傳贊山西馬駒射故秦詩曰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偕皆古通作陳喬樞云據班說知齊詩不以無衣為刺皆地理志引作偕蓋後人順毛改之

無衣三章章五句

渭陽疏毛序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也文公遭麗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

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列女秦穆姬傳秦穆姬者晉獻公之女賢

而有義穆姬死穆姬之弟重耳入秦秦送之晉是為晉文公太子
子懿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也作詩曰我送舅氏至於渭陽何
以贈之路車乘黃君子曰慈母生孝子後漢書馬援傳注引韓
詩曰秦康公送舅氏晉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曰我見
舅氏如母存焉是魯傳韓序並與毛合齊詩亦必同也惟毛以
為康公即位後方作詩案贈送文公乃康公為太子時事似不
必即位後方作詩魯
韓不言不從可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注魯曰至作至於疏傳母之昆弟曰舅箋

雅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魯曰至作至於者
列女秦穆姬傳引詩文以咸陽在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雍在

今鳳翔府鳳翔縣西北詩言至渭陽未及渭水孔疏何以贈之
云雍在渭南昔在秦東行必渡渭者非也水北曰陽

路車乘黃疏傳贈送也乘黃四馬也○陳奐云時穆公尙在坊
記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此贈車馬何也逸周書

太子晉篇師曠請歸王子贈之乘車四馬孔注禮為人子三賜
不及車馬此賜則白王然後行可知也然則康公亦白穆公而

與行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傳瓊瑰石而次玉○
悠悠我思魯傳韓毛

序念父母不見之意皆從此生出因念舅氏而念母思慕至深
言不盡意馬瑞辰云瓊瑰蓋瓊瑰之譌說文瓊赤玉也緝註
東瓊美玉也二義不同篆文瓊作瓊形近易譌說文瓊
字注引春秋傳瓊弁玉纓今左傳譌作瓊弁證一古瓊或作琿
瓊譌爲瓊今本說文因誤以琿篆厠瓊下錄文選陶徵士誄瓊
玉致美字注引說文云琿亦瓊字是知說文琿字本厠瓊下今
誤厠瓊下證二琿又通瓊大荒西經西王母之山有瓊瑰瑤碧
郭注瓊瑰亦玉名而文選江賦洛神賦李注玉篇廣韻引山海
經並作瓊瑰大荒北經亦言瓊瑰瑤碧是知瓊瑰皆瓊瑰之異
文非瓊瑰也證三穆天子傳枝斯瓊瑰郭注瓊瑰玉名引左傳
贈我以瓊瑰卽成十七年左傳聲伯夢或與己瓊瑰也是知左
傳瓊瑰亦瓊瑰之譌證四經傳瓊弁瓊瑰字皆當爲瓊故知此
詩瓊瑰亦瓊瑰之譌字林瑰石珠也穆天子傳春山之珠有瓊
珠瓊珠亦瓊瑰之屬瓊爲美玉不嫌與玉佩並言猶書瓊璣玉
衡左傳瓊弁玉纓不嫌瓊玉對舉也傳云石而次玉者蓋以對
玉佩言宜爲美石耳據莊子外篇積石爲樹名曰瓊枝是瓊爲
玉石通稱毛作傳時或已譌瓊爲瓊故以爲
石而次玉若瓊爲美玉古未有以爲石者也

渭陽二章章四句

權輿疏毛序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

詩三家殘喪流

卷七 秦

於我乎夏屋渠渠注魯說曰夏大屋也引詩又曰渠渠盛也亦

作濼濼韓詩曰殷商屋而夏門也傳曰周夏屋而商門今也每

食無餘疏傳夏大也箋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言君始於我厚

纒足耳○夏大屋也者王逸楚詞招魂章句文引詩此句九章

注夏大殿也引詩同淮南本經訓高注夏屋大屋也王高皆習

魯詩知魯訓與毛同渠渠盛也者廣雅釋詁文張說皆本魯詩

亦作濼濼者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揭濼濼而騰湊李注引崔

駟七依曰夏屋濼濼高也音渠案渠濼字通左氏春秋定十五

年齊侯次于渠蔭公羊作濼蔭西京賦濼蔼薛綜注以濼為芙

渠是其明證延壽逸子當習魯詩蓋魯詩有異文亦作濼濼也

殷商至門也通典五十五引韓詩文下引傳曰云云盧文昭云

通典於殷商屋句引韓詩則所引傳曰周夏屋而商門亦韓詩

傳也陳喬樞云御覽百八十一居處部引崔凱曰禮人君宮室

之制為殷屋四夏也卿大夫為夏屋隔半以北為正室中半以

南為堂殷商古並通用殷屋即商屋也是商屋夏屋為殷周宮

室之異制後人因以為人君及卿大夫尊卑之等差竊思殷屋

之名取義於中中正也商從冏章省聲章亦正也釋山曰上正

章是其義已考工記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

注云重屋王宮正室若大寢也御覽引桓譚新論曰商人謂路

殿為重屋商於虞夏稍文加以重檐四阿故取名四阿若今四
柱屋重屋複簷也然則殿屋即重屋四夏即四阿夏者厦字之
段借以其正中為室四面有雷重承壁材也惟夏屋以近北為
正室中半以南為堂其制與商屋殊商門之制亦為重屋古人
宮室中為大門左右為塾塾皆有堂室考工記門堂三之二室
三之一是也門堂當南北之正中其室亦當左右塾前後正中
之處故曰商門周人夏屋皆為重簷亦四面有雷損益殿制而
廣大之規模益備故曰夏屋夏之為言大也後人定宮室之制
人君宮殿始有重屋四阿卿大夫以下但為南北簷皆以近北
為正室中半以南為堂如周人夏屋之制故亦稱夏屋耳夏門
者大門也大門之為夏門猶高門之為皋門正門之為應門也
漢有夏門蓋沿古人之稱李尤夏門銘曰夏門值孟位月在亥
其稱名之意亦取義於大也 **于嗟乎不承權輿****注**魯乎作胡**疏**傳承繼也權
乎作胡者釋詁權輿始也郭注詩曰胡不承權輿案毛讀于嗟
乎句不承權輿句此引詩乎作胡以胡不承權輿為句蓋本舊
注所引魯詩故文異而句讀亦異也馬瑞辰曰乎通作胡猶論
語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三國志杜恕傳引作怨何不以也不承
權輿上多一胡字詞義更婉又云權輿即蘊蒹之段借釋草葭
華蒹蒹蒹葭亂其萌蘊蒹葭華榮郭注讀其萌蘊蒹為句而以蒹
葭連讀據說文夢下云蘊蒹讀若萌則以蘊蒹二字連讀夢即
萌也蘊蒹即蘊蒹也亦即權輿蘊蒹本蒹葭始生之稱因而凡

草之始生通曰權輿大戴禮孟春百草權輿是也因而人之始
 事亦曰權輿此詩胡不承權輿是也又逸周書同月解云是謂
 日月權輿則日月之始通名權輿皆以權輿二字連文或謂造
 衡始權造車始輿未免望文生義矣又案說文莛下云草之皇
 榮也讀亦與郭異均當以許讀為正黃山云儀禮燕食皆因堂
 階行禮無餘謂屋無餘地故曰不承權輿箋訓屋為具反泥
 於我乎每食四簋疏傳四簋黍稷稻粱○馬瑞辰云古者簋盛
 玉藻朝月四簋亦謂黍稷稻粱故知詩四簋非專言黍稷耳玉
 藻云少牢五俎四簋是四簋為公食大夫之禮易言二簋可用
 享者蓋士禮也簋與簠對文異散文通詩云每食四簋又曰陳
 饋八簋蓋皆言簋以該簠孔疏謂是平常燕食器物不具故稻
 粱在簋失其義矣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權輿二章章五句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百八十一句

詩三家義集疏卷九終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

長沙王先謙益吾著

陳宛丘第十疏乙巳占引詩推度災曰陳天宿大角御覽十八

有山谷律中姑洗音中宮徵文選秋胡詩李注引詩緯曰陳王者所起也笙賦引樂動聲儀曰樂者移風易俗所謂聲俗者若

楚聲高齊聲下也所謂事俗者若齊俗者陳俗利巫也漢書地理志陳本太昊之虛周武王封舜後媯滿於陳是為胡公妻以

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靈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鷩羽又曰東門之扮宛丘之栩子

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漢書匡衡傳疏曰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漢書人表太姬武王女張晏曰太姬巫怪好祭鬼神陳

人化之國多淫祀以上皆齊說漢志又云淮陽國詩國風陳故國今河南陳州府治附郭淮甯縣陳故都也

宛丘疏毛序刺幽公也注荒昏亂游蕩無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注魯湯作蕩魯說曰宛中宛丘又曰丘

上有丘為宛丘又曰陳有宛丘疏傳子大夫也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箋子者斥幽

公也游蕩無所不為。○魯湯作蕩者楚詞離騷王注蕩猶蕩蕩無思慮貌也詩曰子之蕩兮陳喬樞云三家今文每以訓詁代正經如芄蘭詩能不我甲毛傳甲狎也釋文引韓詩作能不我狎大明詩倪天之妹毛傳倪磬也正義引韓詩作磬天之妹是其顯證宛中至宛丘釋丘文魯說也孔疏引李巡孫炎皆云四方高中央下曰宛魯詩舊注與毛義同郭注宛丘謂中央隆峻狀如負一丘別出一解非也爾雅釋文宛郭音蘊韓詩外傳陳之富人觴於韞丘之上蘊韞音同蓋卽此宛丘水經渠水注宛丘在陳城南道東王隱云漸欲平今不知所在矣

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疏傳洵信也箋荒之情其威儀無可觀望而則倣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疏傳坎坎擊鼓聲值以爲翳箋翳舞者所持以指麾。○匡衡傳注引張晏曰胡公夫人武王之女大姬無子好祭祀鬼神鼓舞而祀故其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晏生漢魏之際齊詩具存晏注用齊詩明齊毛文同晏推本胡公夫人仍以爲嗣君好祭祀其序刺公淫荒昏亂傳斥大夫箋斥幽公游蕩無所不爲之語皆未之及知齊詩無此說也地理志注鷺鳥之羽以爲翹立之而舞以事神也無冬無夏言其恒也陳喬樞云序言幽公游蕩無度不云鼓舞以事神也師古以值翹爲事神之舞必舊注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

疏

毛序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王之聘引此詩衡門之下四句以明志樂飢作療飢古文苑蔡

邕述行賦曰甘衡門以寧神兮詠都人以思歸此魯說又焦君

贊衡門之下栖遲偃息泌之洋洋樂以忘飢又郭有道碑棲遲

泌且又汝南周巨勝碑洋洋泌且于以逍遙韓詩外傳二子夏

讀書已畢夫子問曰爾亦可言於書矣子夏對曰書之於事昭

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夜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三

王之義弟子所受於夫子者志之於心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

彈琴以詠先生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

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夫子造然變

容曰嘻吾子可以言詩已矣此韓說也漢書韋元成傳宜優養

元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漢處士嚴發殘碑君有曾

閔之行西遲衡門山陽太守祝睦後碑色斯舉矣歿身衡門武

梁碑安衡門之陋樂朝聞之義皆言賢者樂道忘飢無誘進

人君之意即為君者感此詩以求賢要是旁文並非正義也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疏也箋賢者不以衡門之淺陋也棲遲游息

於其下以喻人君不可以國小則不興治致政化○孔疏考工

記玉人注衡古文橫段借字也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惟橫

木為之言其淺也釋詁棲遲息也舍人曰棲遲行步之息也藝
 文類聚引劉禎毛詩義問曰橫一木而上無屋謂之衡門馬瑞
 辰云棲遲屢韻字說文屏屏遲也玉篇屏今作栖說文遲猶文
 作遲是屏遲即棲遲也說文以棲為西之或體故嚴發碑作西
 遲衡門焦君贊作栖遲偃息說文遲或从尸尸即古夷字故婁
 壽碑作僻後衡門孔彪碑亦曰餘暇僻後遲又作迟李翊碑棲
 迟不就棲迟亦棲遲也隸釋繁陽令楊君碑僻後樂志遲又作
 泥愚案班固敘傳栖遲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班用齊詩是
 齊亦作栖遲此賢人栖遲泌丘之上居室不蔽風雨橫木為門
 若漢申屠蟠之因樹為屋單食瓢飲不改其樂自道如此易林
 咸之需八年多梅耕石不富衡泌之洋洋可以樂飢注魯韓樂
 門慶空使士失意與此詩無涉

作療疏傳泌泉也洋洋廣大也樂飢可以樂道忘飢箋飢者不
 足於食也泌水之流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療飢以
 喻人君慈惠任用賢臣則政教成亦猶是也○說文泌依流也
 文選魏都賦李注引作水訣流也邶風泌彼泉水傳泉水始出
 恣然流也韓詩作祕或作祕祕泌也邶風泌當以泌為正蓋泉水
 直流之貌義當從水作泌廣雅上木為祕丘木是水之誤
 祕是泌之誤莊有木其葉如餅丘聃蔡邕郭林宗碑
 棲遲泌丘周巨勝碑洋洋泌丘臆上其云洋洋泌丘自是釋洋
 洋為水出泌丘之上否則一丘之土不得云洋洋也張蔡皆用
 魯詩知泌丘出魯說魯韓樂作療者列女傳韓詩外傳引作可

以療飢飢說文療下云治也或作療此詩魯韓作療
用或體釋文言鄭本作療用正文毛本作樂用消借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疏箋此言何必河之

美口而已何必大國之女然後可妻亦取貞順而

已以喻君任臣何必聖人亦取忠孝而已齊姜姓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疏箋宋子姓○易林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疏毛序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疏傳興也池城池也漚柔也箋於池中柔

順君子成其德教○胡承珙云水經潁水注陳之東門內有池

池水東西七十步南北八十許步水至清潔而不耗竭不生魚

草水中故臺處詩所謂東門之池也元和志陳州東門池在

州城東門內道南詩陳風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卽此也此後代
遷徙已非故迹若云城池當在城外也馬瑞辰云說文漚漚也
漚久漬也考工記鄭注漚漸也此傳訓柔當讀同生民詩或箴
寺三尺長長流

或蹂之蹂箋蹂之言潤也箴之又潤濕之廣雅潤漸漚並訓為
 漬是知柔亦漬也箋云於池中柔麻以柔麻即漚麻孔疏乃云
 漚柔謂漸漬使之柔朝非其指矣 彼美叔姬可與晤歌疏傳晤遇也箋晤猶對
 宜與對歌相切化也○釋文叔音淑是陸所據本作叔今各本
 作淑陳奐云全詩淑字箋並訓淑為善唯此本無注則經本作
 叔宜據以訂正今從之叔字姬姓彼美叔姬猶言彼美孟姜耳
 馬瑞辰云說文寤下云寐覺而有言曰寤寤與寤通列女傳引
 詩可與寤言是其證也寤借作晤猶邠風寤辟有標說文引詩
 亦引作晤耳說文寤覺也此詩晤歌晤語晤言即考樂詩寤歌
 寤言彼係獨處此言與人若如此詩傳箋訓遇
 訓對則考樂上言獨寐下不得言寤歌寤言矣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叔姬可與晤語疏

孔疏陸云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

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荆揚之間一歲三收今官園種
 之歲再刈刈便生剝之以鐵若竹挾之表厚皮自脫但得其裏
 韌如筋者謂之微紵南越紵布皆用此麻楚詞九懷假寐兮慙
 斯誰可與兮寤語以上引馬說推之寤語即晤語也此用可與
 寤語必
 三家文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叔姬可與晤言疏

傳言道也○孔疏釋草白華野菅郭

注茅屬白華箋云人刈白華於野已漚之名之為菅然則菅者已漚之名未漚則但名為茅也陸疏云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為索漚乃尤善矣韓詩外傳九載楚莊王使聘北郭先生先生謀諸婦而去之引詩彼美叔姬可與昭言列女魯黔婁妻傳亦引詩彼美叔姬黹難可與庶言明韓魯文與毛同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疏

毛序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三家無異義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注齊牂作將疏

傳與也牂牂然盛貌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箋楊葉

牂牂三月中也與者喻時晚也失中春之月○齊牂作將者易林革之大有南山之楊其葉將將旅之兌同禮內則取豚若將

注將當為牂此牂將通借之證釋詁將大也牂借字將正字

昏以為期明星煌煌疏

傳期而不至也

箋親迎之禮以昏時女留他色不肯時行乃至大星煌煌然○孔疏序言親迎而女猶有不至者則是終竟不至非夜深乃至

也易林大畜之小畜配合相迎利之四鄉昏以為期明星煌煌益之謙同據易林引詩二句明齊毛文同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為期明星皙皙疏

傳肺肺猶牂牂也○皙皙猶煌煌也○

馬瑞辰云說文火草木盛火然讀若輩此詩其葉肺肺大雅
 在菽蒹蒹小雅萑葦淠淠廣雅芾芾茂也淠淠茂也並當為米
 米之段借又云明星謂啟明星非泛言大星也小雅東有啟明
 西有長庚傳云旦出謂明星為啟明日既入謂明星為長庚庚
 續也史記天官書太白出東方庫近日曰明星高遠日曰大
 是啟明一名明星之證明星煌煌謂天旦明而不至也廣雅晰
 晰明也哲
 晰同字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疏 毛序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
 民焉笺不義者謂弑君而自立○列女陳辯女傳辯女

者陳國採桑之女也晉大夫解居甫使於宋道過陳遇採桑之
 女止而戲之曰女為我歌我將舍女採桑女乃為之歌曰墓門
 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大夫
 又曰為我歌其二女曰墓門有棗貽贈有鴉萃止夫也不良
 歌以訊止訊予不願顛倒思予大夫曰其棗則有其鴉安在女
 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間因之以飢饉加之師旅其人且
 亡而况鴉乎大夫乃服而釋之君子謂辯女貞正而有詞柔順
 而有守詩曰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楚詞天問何繁鳥
 萃棘而負子肆情王逸注晉大夫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
 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泆肆其情欲婦人則引詩刺之曰墓門

有棘有鴉萃止故曰繁鳥萃棘也言墓門有棘雖無人棘上猶有鴉女獨不媿也此皆魯說雖有使宋使吳採桑負子之殊記載小歧情事相合齊韓未聞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疏傳興也墓門墓道之門斯析也幽同希

者喻陳佗由不覩賢師良傅之訓道至陷於誅絕之罪○墓門

蓋陳國野曠之地故有棘生之左襄二十五年傳鄭師入陳陳

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賈獲與其妻扶其母奔墓當即其地傳

以爲幽間希行情事宜然或謂是陳之城門則城門非可行淫

泆之所也棘刺晉大夫斧以斯之有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疏夫

斷決之義列女傳所謂貞正有守也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疏夫

傳相也箋良善也陳佗之師傳不善羣臣皆知之言其罪惡著

也○孔疏郊特牲云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注夫之言丈夫也

此亦當同言汝以奉使之入肆情於所過知而巳誰昔然矣

之國行此不善之事則國之人皆知之矣知而巳誰昔然矣

注魯說曰誰昔昔也疏傳昔久也箋巳猶去也誰昔昔也國人

古昔之時常然○誰昔昔也者釋訓文魯說也郭注誰發語詞

釋詁云疇誰也故誰昔猶言疇昔是也疇誰一聲之轉已止也

國人知之而汝不知止則是發乎情不能止乎禮義

自昔習爲不善之人皆然鮮不後悔前車可鑒也

詩三家陵表流卷十陳 七

為惡聲則同也。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願，顛倒思予。注魯韓訊亦
作諄之作止。疏傳訊告也。箋歌謂作此詩也。既作又使工歌之
於破滅顛倒之急，乃思我之言言其晚也。○釋文訊又作諄音
信徐息悴反告也。韓詩訊諫也。諫是諫之誤。校勘記云說文諫
數諫也从言从束。七賜反諫促也从言从約束之束音速。毛居
正以為从束非是小字本所附作諫誤多一畫。愚案列女傳離
騷王注作訊而玉篇言部引韓詩曰歌以諄之。諄諫也。廣韻六
至云諄告也。引詩歌以諄止。洪興祖楚詞補注亦作歌以諄止。
王氏廣雅疏證云訊字古讀若諄。故經傳二字通用。或以訊為
諄之譌非也。胡承珙後箋辨之尤悉。魯韓之作止者，列女傳作
歌以訊止。是據魯詩廣韻楚詞補注同作諄止。當是韓詩文此
章以二止字相應為語詞。猶上章以二之字相應為語詞也。毛
作之字誤。訊予猶言予訊我。告汝而猶不願及顛
倒而思予言亦無及矣。宜解大夫服而釋之也。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

疏

毛序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
君子憂懼焉。○三家義未聞

防有鵲巢，疏有旨苕

疏

傳興也。防邑也。叩，上也。苕，草也。箋防之
有鵲巢，叩之有美苕，處勢自然，與者喻

寺三尺度長流

卷下

陳

八

宣公信多言之人故致此譏人。○馬瑞辰云防與邛對言猶下
 章中唐與邛對言邛為丘名則防宜讀如隄防之防不得為邑
 名鵲巢宜於林木今言防有非其所應有也不應有而以為有
 所以為譏言也詩之取與與采芑同義至說文邛地名在濟陰
 後漢郡國志引博物記云邛地在陳國陳縣北防亭在焉此後
 人因詩傳會不足取證又云釋草茗陵茗詩茗之華正義引陸
 疏云茗一名鼠尾生下溼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似今紫草華可
 染阜煮以沐髮即黑是茗生於下溼今言邛有者亦喻譏言之
 不可信又古葦芳多假作茗幽風傳茶葦茗也若以茗為芳之
 段借尤非邛所應有二章邛有旨鷓亦當為下溼所生之草但
 經傳無誰侑子美心焉切切注韓美作媿音尾云美也疏傳侑
 可考耳也箋誰誰譏人也女眾譏人誰侑張詵欺我所美之人乎使我
 心切切然所美謂宣公也。○釋文侑說文云有靡蔽也切憂也
 孔疏臣之事君欲君美好故謂君為所美之人美作至美也釋
 文引韓詩文馬瑞辰云說文美甘也媿女美也是美好之字正
 作媿今經典通用美周官作媿蓋古文媿從微省微尾古通用
 故媿又借作媿猶微生一作尾生也陳喬樞云媿順也順亦與
 美義近

中唐有雙邛有旨鷓注韓鷓作鷓魯齊作鷓疏傳中中庭也唐
 堂塗也雙飯燕

也。鵝，殺草也。○馬瑞辰云：爾雅：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據
選周書作雉，解疑。唐山唐，孔晃注：唐中庭道也。文選注引如蒼
曰：唐庭也。是唐為廟中路，又為中庭道，名與堂塗名陳者異。傳
既以中為中庭，又以唐為堂塗，是誤合。唐陳為一也。考工記：匠
人堂塗十有二分，鄭注謂階前若今令，甃，甃也。分其督旁之修
以一分為峻也。賈疏云：名中央為督，假令兩旁上下尺二寸，則
取一寸於中，中央為峻，邵晉函云：蓋甃以甃甃，中央稍高起也。
今案釋文：甃音階，甃與陔通。說文：陔，階次也。鄭注：言階前而引
令，甃，甃為證。是知甃即陔，謂陔前之道也。古惟內朝有堂，有堂
斯有階，有階斯有甃。其外朝治朝皆平地，為廷，無堂，斯無階，無
階斯無甃。詩言：中唐有甃。正設為似有甃，無之詞，以見譏言之
不可信也。令適，即甃之合聲。爾雅：甃，甃謂之甃。鄭注：甃，甃也。今
江東呼甃，甃說文：甃，令甃也。又曰：甃，令適也。甃，適，甃三字同韻。
故通用。廣雅：甃，甃甃也。通俗文：狹長者謂之甃。甃，據吳語
章昭注：員曰：困方曰鹿，則甃甃蓋甃之長方者耳。甃又通作壁。
尚書大傳：周傳：牧誓篇云：不愛人者及其骨餘。鄭注：骨餘，里落
之壁骨為胥之譌。說苑：苑作餘。胥，趙坦云：或引尚書大傳作儲。胥
長安志：圖漢瓦有曰儲。胥，未央古人謂瓦為儲。胥，鄭注：以為壁
者，壁即甃也。甃為磚，亦得為瓦。稱韓鵬作甃，魯齊作甃者，玉篇
舛部：藹，小草有雜色，似藹。詩曰：邛有旨藹。與毛異。明韓詩作藹。
說文：藹，下云：殺舛也。引詩：邛有旨藹。誰俯于美，心焉惕惕。注：魯
蓋魯齊作藹，正字。藹，藹皆段借字也。

寺三三之卷九 卷一 陳

說曰揚揚愛也韓說以為說人也

疏

傳揚揚者切切也。眾經首義十三揚揚疾也懼也

引詩心焉揚揚此用毛說也楚詞九章悼來者之愁愁說文揚愁同字揚揚愛也者釋訓文此魯說以為說人也者郭注引韓詩文陳喬樞云郭不見魯詩故引韓說說人之說以證明雅訓愚案愛說同義說宣公之可與為善惟恐為讒人所壅蔽陷於不明是說人即愛君魯韓非有異義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

疏

毛序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三家無異義

月出皎兮

疏

傳興也皎月光也箋興者喻婦人有美色之白皙也說文皎月之白也从白交聲詩日月出皎兮文

選宋玉神女賦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即詩義謝莊月賦注引詩月出皎兮王大車篇有如皦日韓詩作皎日是二文

通借

疏

傳僚僚好貌舒遲也窈糾舒之姿也。僚僚好貌舒遲也窈糾舒之姿也。僚僚好貌舒遲也窈糾舒之姿也。

東河濟之間凡好謂之皎僚本亦作僚同音了案唐石經僚作皎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眾經音義九皆引詩皎人僚兮胡承琪云荀子非相篇古者桀紂長巨僚美字作皎成相篇君子由之僚以好又作僚是二字本多通借說文僚好也从人寮聲此

本義嫵女字也與僚異義方言好青徐海岱之間曰釗或謂之
嫵蓋假嫵爲僚耳馬瑞辰云窈窕猶窈窕皆疊韻與下優受天
紹同爲形容美好之詞非舒遲之義舒者噓之段音噓通作逝
又作舍杜詩噓肯適我韓詩作逝此噓逝通用之證春秋陳
乞弒其君茶公羊作舍史記作筮此茶筮舍通用之證玉藻茶
前誦後直注讀如舒遲之舒史記年表荆茶是懲卽詩荆舒則
又舒茶同音之證舒爲發聲字猶逝爲語詞也舒窈窕兮言窈
糾也舒優受兮言優受也舒天紹兮言天紹也猶之日月詩逝
不古處言不古處也碩鼠詩逝將去女言將去女也杜詩噓
肯適我言肯適我也桑柔詩逝不以濯言不以濯也逝皆發聲
不爲義也以舒舍同音推之因知孟子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
之舍亦發聲音許子何不爲陶冶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也
諸如窈窕難辨舍猶舒也說文又曰余語之舒也余从入舍
省聲亦舍舒同類之證傳訓舒爲舒遲因以窈窕優受天紹爲
舒之姿蓋失之矣胡承珙云史記司馬相如傳青虬蚺蚺於東
箱正義蚺蚺行動之貌也又駮赤虬青虬之蚺蚺蚺蚺蚺蚺
蚺皆與窈窕糾同卽洛神賦所謂矯若游龍者也勞心悄兮疏
賦所謂矯若游龍者也勞心悄兮疏○馬瑞辰云淮南精神
篇高注勞憂也凡詩言勞心皆憂心勞心
悄兮猶言憂心悄悄也愚案說文悄憂也

日出皓兮佼人憇兮舒優受兮勞心慍兮疏

說文皓日出見釋
詰皓光也此言皓

今借日以形月之光盛釋文憐好鏡玉篇作憐云妓嬈也憐受舒選之兒皆用詩義廣韻集韻類篇並引詩舒憐受兮憐受者狀其心體之寬安也巷伯詩勞人草草爾雅作憐憐單言之曰憐是憐亦憂也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天紹兮勞心慘兮疏上照同意胡承琪

云文選西京賦要紹修態麗服屬菁注要紹謂輝媚作姿容也南都賦致飾程盤要紹便娟要紹皆與天紹同馬瑞辰云陳第顧炎武戴震並云慘當作操吳械云入分鼻多寫作參因此致誤又或謂魏晉間避曹氏諱故鼻多作參孔廣森謂宵聚為侵重之陰聲故慘轉為操孔說是也檀弓鄭注慘讀如納說文諄讀若曼皆宵豪及侵覃音轉之證說文操愁不安也爾雅廣雅並曰慘憂也廣雅又曰慘操也是字之从鼻从參者聲近而義亦同釋詩者當日慘讀若操轉其音不必易其字也釋文於北山詩或慘慘劬勞云字亦作操於白華詩念子操操云亦作慘慘至此詩及正月詩憂心慘慘抑詩我心慘慘釋文不曰本作操則古本皆作慘字初無異本可知張參五經文字云操字到反見詩不著何篇蓋仍指白華詩念子操操耳或謂此詩慘字張參作操非

月出三章章四句

株林疏毛序刺靈公也淫乎夏姬嬖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箋
御叔。易林睽之萃繼體守藩縱欲廢賢君臣淫佚夏氏失身
又巽之蠱平國不均夏氏作亂烏號竊發靈公殞命厲之晉同
此齊說綜此事始末依左傳為言
廢賢謂殺洩治魯韓蓋無異義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疏傳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夏徵舒也箋

子南之母為淫泆之行。株者其地不詳後漢郡國志陳有株

邑蓋朱襄之地路史朱襄氏都于朱或作株是株為邑名

故下章單稱株也元和志宋州柘城縣本陳之株邑詩株林是

也故柘城在甯陵縣南七十里在陳之東北至襄宇記夏亭城

在陳州西華縣西南三十里城北五里有株林即夏氏邑一名

華亭後人攷西華縣在陳州西八十里夏亭在縣西南三十里

記又以柘城縣為陳之株野下邑縣云或以為陳之株林寰宇

記後出之書前無所承陳州顯證疑出附會柘城諸地林野分

歧尤乖考實林者說文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魯頌傳

同此詩林野顯然分列傳以株林為邑名非也夏南者夏氏南

字徵舒名左昭二十三年疏引世本云宣公生子夏子夏生御

叔御叔生徵舒是夏氏陳公族也胡何也詩設為問答之詞言

何所為而遊觀株林乎曰從夏南遊耳詩但云夏南未言夏南

母語自含蓄且留得下文一轉此正風人立言之善而箋乃釋

胡承珙云株乃夏氏邑在株野之外駕我乘馬者謂靈公本以諸侯車騎出至株野託言他適乃舍之而乘大夫所乘之驕以不至于株禁夕永朝淫蕩忘返國語云南冠已如夏氏是靈公當日實有易服微行之事故箋云變易乘車也愚案靈公初往夏氏必託言遊株林自株林至株野乃稅其駕然後微服入株邑朝食於夏氏此詩乃實賦其事也

株林二章章四句

澤陂疏毛序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箋君臣淫於國謂與孔宣儀行父也感傷謂涕泗滂

沱○三家無異義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注魯荷作茄疏傳興也陂澤障也荷芙蕖

莖曰荷生而佼大興者蒲以喻所說男之性荷以喻所說女之

容體也正以陂中二物興者喻淫風由同姓生○孔疏澤障謂

澤畔障水之岸以陂內有此二物故舉陂畔言之魯荷作茄者

孔引爾雅樊光注文陳喬樞云應劭風俗通義云詩云彼澤之

陂有蒲與荷傳曰水草交厝名之為澤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

阜民用也應習魯詩故引魯詩傳單稱傳猶白虎通義用魯說

辟雍篇引水圓如璧云云單稱詩訓姓名篇引文王十子云云

單稱詩傳也觀風俗通義此條下文引韓詩內傳明著韓詩字

則上文引詩及傳之確為魯詩無疑矣魯詩作茄與毛異此荷
字疑後人據毛改之釋草荷芙蕖其莖茄樊光注詩曰有蒲與
茄淮南說山訓高注荷水草夫渠其莖曰茄與釋草合蓋魯詩
之訓如此此詩鄭箋云芙蕖之莖曰荷正義如爾雅則芙蕖之
莖曰茄此言荷者意欲取莖為喻亦以荷為大名故言荷耳樊
光注引詩作蒲與茄然則詩本有作茄字者喬樞案鄭從三家
詩文自當作茄不宜仍用荷字荷當為茄之誤正義殊有美一
失鄭指又陸孔俱見韓詩而俱不言字異則韓與毛同

人傷如之何**注**魯韓傷作陽韓如作若**疏**也我思此美人當如
之何而得見之○孔疏毛於傷如之何下傳曰傷無禮是君子
傷此有美一人之無禮也箋易傳以為思美人不得見之而憂
傷陳奐云有美一人謂有禮者也言有美一人見陳君臣注說
無禮之甚而為之感傷也三說並通魯傷作陽者釋詁陽子也
郭注魯詩云陽如之何今巴濮之人自呼為阿陽馬瑞辰云易
說卦兌為妾為羊鄭本羊作陽注此陽讀為養无家女行貨炊
養今時有之賤於妾也是為陽讀同厥養之養自稱陽者謙詞
也愚案魯詩釋陽為子與毛義合言此有美一人我奈之何也
防有鵲巢篇稱其君子曰子美此詩言我所美之一人其意同也
雖聽謔無禮而我猶美之親君之誼也韓傷作陽如作若者玉
篇阜部引韓詩曰有美一人陽若之何陽傷也訓陽為傷與
箋及傳統義合思賢人不得見無禮之甚皆可傷之事也

寐無為涕泗滂沱疏傳自目曰涕自鼻曰泗箋寤覺也。案寤

作平居憂念耿耿不寐事權不屬更無可為惟有涕泗滂沱而

已馬瑞辰云泗洩古音同部涕泗即涕洩之借字胡承珙注自目曰涕

自鼻曰洩說文洩鼻液也泗即洩之借字胡承珙注自目曰涕

也說文東夷謂息為泗又曰息喘也从心从自自亦聲又自鼻

也據此泗為鼻液與喘為鼻息音同

義近滂沱者易離卦出涕沱若若是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注魯商作蓮疏美菓實也蓮以喻女之言

信。釋文商鄭改作蓮釋草荷美菓其實蓮那疏詩陳風云有

蒲與蓮陳喬樞云御覽九百七十五引詩有蒲與蓮與邢疏同

漆洩篇方秉商兮釋文引韓詩曰商蓮也焦氏循據御覽引韓

詩以秉商為執商與毛不異謂釋文所引當是有蒲與商之注

陸元朗誤載於鄭風然則韓詩於此章亦止訓商為蓮商謂

且商也商謂商也商謂商也商謂商也商謂商也商謂商也商謂商也

則蓮字亦據魯詩可知矣邢引詩語蓋據爾雅舊注之文御覽

所採亦魯詩之佚句有美一人碩大且卷疏傳卷好貌。釋文

散見於百家者也辰云卷即媼之消借媼說文作媼云媼好也說文又云媼讀若

書卷之卷故知媼即媼字廣雅媼好也玉篇媼好兒陳奐云齊

寺三京度集苑卷十陳

風釋文云韓詩楚好兒好謂有好德也愚案以齊風推之韓詩此章卷字必用正字作媿依傳義乃謂君德自來美好依箋義則謂思賢人寤寐無為中心惓惓疏傳惓惓猶悒悒也○惓惓之美好也

云文選李注引毛詩曰勞心惓惓中字疑勞之誤愚案楚詞九歎勞心惓惓涕滂沱兮張衡思元賦悲離居之勞心兮情惓惓而思歸衡用魯詩疑魯作勞心毛自作中心而李注以毛為誤字也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疏傳菡萏荷華也箋華以喻女之顏色○華未發為菡萏已發為夫容菖乃菡萏之省

有美一人碩大且儼注韓儼作媿說曰媿重頤也御覽三百六

重頤也疏傳儼矜莊貌○儼作媿說曰媿重頤也御覽三百六

美也正釋韓詩媿字案儼訓矜莊非狀婦人之美重頤豐下斯為男子之貌注魯韓輶作展疏魯韓輶作展者文選

寤寐無為輾轉伏枕注魯韓輶作展疏魯韓輶作展者文選

詩李注引韓詩二句文淮南說山訓高注引詩曰輾轉伏枕寤寐咏嘆蓋引此詩寤寐無為展轉伏枕而後人轉寫顛倒錯誤也

澤陂三章章六句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百二十四句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終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終

陳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一

長沙王先謙益吾著

檜羔斐弟十一疏

乙巳占引詩推度災曰檜天宿招搖漢書地理志濟洛河穎之間子男之國統會為大恃

勢與險密侈貪冒以上齊說陳喬樞云說文部祝融之後歆姓所封潛洧之間鄭滅之從邑會聲又云會合也方言注會兩水

合處也水經注潛水出郟城西北雞絲塢下洧水東南逕城南郟地居洧洧之間二水合流故以會名國作檜者段借字耳陳

奐云大戴禮帝繫篇陸終弟四子曰萊言是為云郟人云郟人者鄭氏也水經注引世本作求言案云古妘字妘郟人檜國之

上祖郟人者鄭氏鄭同地故也其實郟鄭同地而不同城鄭譜正義云左僖三十三年傳稱文夫人葬公子瑕于郟城之下

服注郟城故郟國之墟杜注郟國在滎陽密縣東北新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是別有郟城也今河南開封府密縣東北有郟

城是其地朱右曾云左傳言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此與外傳所云寄

孛統郟之事正合商人與桓公之孛俱出自周故推本桓公言之非桓公時已滅統郟也桓公寄孛則武公當桓公之世已居

郟矣寄孛在幽王九年越二年而幽王滅公羊傳云先鄭伯有通於郟夫人者外傳言郟由叔妘此鄭伯正指武公通乎郟夫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一 檜

人蓋在此二年中幽王既滅武公乃與晉文侯共立平王卒滅
虢鄆世家言桓公之時虢鄆獻十邑十邑者通號鄆言之為十
邑非虢鄆之國有是十邑也愚案水經洧水篇稱竹書紀年晉
文侯二年王子多父伐鄆克之乃居鄭父之丘是曰桓公然攷
文侯二年為周幽王三年時桓公未為司徒未謀於史
伯豈遽已滅鄆而居之紀年之不可信此又其一端也

羔裘 **疏** 毛序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
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於郊得珠乃去○王符潜夫論志
姓氏篇會在河伊之間其君驕貪裔儉滅爵損祿羣臣卑讓上
下不諫詩人憂之故作羔裘閔其痛悼
也符用魯詩此魯說也齊韓無異義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 **疏** 傳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箋諸侯之
朝服縹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

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絮衣服也先言燕後言朝見
君之志不能自強於政治○馬瑞辰云論語狐貉之厚以居是
燕居亦得服狐裘如傳說正見二者之相反與箋意異愚案楚
詞九章王注逍遙遊戲也詩曰狐裘逍遙難無可證魯毛文
同 **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疏** 傳國無政令使我心勞箋爾女也三

然

羔裘朝翔狐裘在堂疏

傳堂公堂也箋朝翔猶逍遙也。陳奐云經言朝傳云適朝視朝在路門外治

朝之守聽朝則在路門內燕朝之堂碩人傳云君聽朝於路寢

是也首章適朝二章在堂其實一也天子諸侯皆二朝解者誤

以為皆三朝今試明之周禮宰夫掌治朝小司寇朝士掌外朝

其言朝位同此外朝即治朝也司士正朝儀之位太僕前王入

內朝皆退大僕王既燕朝則正位此內朝即燕朝也稿人云掌

其外內朝充食者之食然則天子朝唯外內二而已諸侯與

天子朝則文王世子其朝於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

齒其在朝則以官司士為之公族朝於內朝內親也雖有貴

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魯語天子及諸侯合民

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文王世子之外朝司士所掌與周官

司士正朝儀位為治朝者同魯語之外朝合民事與周官宰夫

掌諸臣萬民復逆為治朝者同又宣六年公羊傳靈公為無道

使諸大夫皆內朝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何注從內

朝出立於外朝蓋外朝有諸大夫位焉從內朝出立外朝即從

燕朝而出侯治朝也然則諸侯朝亦惟外內二而已鄭司農朝

士注云王有五門外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

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外朝在路門外內朝在路門內奐案仲

師說門朝之制確不可易絲傳王之郭門曰皋門王之正門曰

應門天子五門其一曰皋門為郭門亦為外城門二曰雉門為

內城門皋雉二門出入不禁其無朝可知庫應路三門皆宮門

庫門為大門應門為中門路門為內門庫門以內亦出入不禁其無朝又可知應門宮之正門在庫路之中故亦為中門朝君入應門則應門以內始有朝朝有外有內以在路門之外內而名之也天子外朝在應門內路門外內朝在路門內諸侯庫雉路三門亦皆宮門庫門為大門雉門為中門路門為內門諸侯外朝在雉門內路門外其內朝亦在路門內仲師言天子二朝而諸侯之二朝可據理推也後鄭宰夫注云治朝在路門之外文王世子注云外朝路寢門之外庭亦既以治外為一朝矣乃小司寇注外朝朝在雉門之外朝士注外朝在庫門之外外朝之內蓋易先鄭五門皋雉庫應路為皋庫雉應路故一說外朝在雉門外一說外朝在庫門外鄭氏本無定解朝士注云天子諸侯皆有二朝外朝一內朝二內朝之在路門內者一於內朝疑內乃外之誤或因下文聽政路寢言之要不得推一於內朝疑內乃外之誤或因下文聽政路寢言之要不得推一端以該羣經謂此內朝即治朝而遂以為有二內朝之說也書大傳諸侯之宮三門三朝其外曰皋門次曰應門又次曰路門其皋門內曰外朝應門內曰內朝路門內曰路寢之朝大傳言諸侯門制與禮記不合而與絲箋同言三朝與先鄭不合而與朝士注玉藻注同此鄭氏所據與大傳張生歐陽生多所增益門制詳絲請又云堂在路門內燕朝路寢庭也堂路寢堂也公堂者以公所聽政之堂而名之也逸周書大臣篇朝于大庭孔

廷朝中也今通作庭皆有門而不屋路門左左塾謂之門側之
堂不當中門其當中門者自庫門以至路門皆路寢乃有堂耳
曾子問諸侯旅見天子雨霑服失容則廢此路門外外朝無堂
可證也春官樂師車亦如之注王如有車出之事登車於大寢
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大僕注大寢路寢也登車於路寢
階前此路門內內朝無堂可證也玉藻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
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注
小寢燕寢也考工記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外路門之表也九
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攷諸侯外朝亦有官府治事處大夫
治事當在外朝之室君聽政則在內朝之堂視大夫朝罷而後
從路寢反燕寢也論語鄉黨記孔子入公門過位攝齊升堂出
降一等沒階復其位曲禮下鄉位注鄉位鄉之朝位也孔疏云
卿位路門之外門東北面位引鄭注鄉黨過位謂入門右北面
君揖之位案此位即外朝之位為大夫治事之處堂為君聽政
之處諸臣復逆必由外朝入內朝升堂君與國事而臣復退俟
於外朝之位也升堂在過位之後此惟路寢有堂又可證也

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疏傳日出照曜然後見其如膏悼動也

等悼猶哀傷也○周禮大祝九辨四

日振動杜子春云動讀為哀憫之憫

素冠三章章四句

素冠疏

毛序刺不能三年也。箋：喪禮子為父，父卒為母，皆三年。時人恩薄，禮廢，不能行也。○三家無異義，或引魏書李

彪傳：周室凌遲，喪禮稍亡，是以要經。即戎素冠作刺，並舉列女。杞梁妻傳引詩：我心傷悲，與子同歸。二句以為魯詩異義。不知要經素冠二事，並引文不相屬，非可以此溷入戎事。又列女傳引詩與子同歸，以妻殉夫死，斷章取義。此篇專刺短喪，大指明白，執禮匡時，所繫綦重，尤不當傳會曲說淆亂正經也。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注：魯欒作欒，說曰：棘，羸瘠也。詩曰：棘

人欒欒兮。疏：傳：庶，幸也。素冠，練冠也。棘，急也。欒欒，瘠貌。箋：喪禮

其父母而廢其喪禮，故覲幸一見素冠，急於哀感之人形貌。欒欒然，腹痛瘠也。○庶，幸釋言。文素冠三年之喪，初喪喪冠，小祥練

冠，大祥縞冠，中月而禫，緹冠，踰月吉祭，乃玄冠。復平常傳：練冠就小祥，說箋：縞冠就大祥，說要皆謂三年素冠。欒作至，欒兮，淮

南任地篇高注文。給，本字。欒，音。欒，音。與毛訓異。魯說也。欒，欒者說文：欒，下云：臞也。詩曰：棘人欒欒。所引亦魯詩作欒。正字毛作

欒，借字也。釋詁：羸，病也。舍人注：羸，心憂憊之病也。心勞，心博博憂而憊，故病羸瘠亦魯說。說文有欒，無羸，羸俗字。心勞，心博博

心即愛心與月出篇同說文無博字文選思立賦李注引

博作博

庶見素衣兮疏傳素冠故素衣也箋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

冠待于廟雜記筮史練冠長衣是練冠所配之衣或麻衣或深

衣或長衣麻衣即深衣喪服記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縹緣注

云此麻衣者如小功布深衣為不制衰裳變也縹淺絳也一染

謂之縹練冠而麻衣縹緣三年練之受飾也引檀弓曰練練衣

黃裏縹緣問傳期而小祥練冠縹緣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注

云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此素縞者王藻所

用布無采飾也然則小祥大祥皆用麻衣大祥之麻衣配縞冠

小祥之麻衣配練冠傳意以此章素衣與上章素冠同時之服

素冠為練冠則素衣即禮弓之練衣練衣即麻衣衣冠皆為三
年練之衣服也箋就既祥祭而言素衣謂朝服縞衣素裳但朝
服麻衣色縞三年麻衣色白素者白也不得以縞我心傷悲兮
為素明矣又朝服無裳鄭以素衣為素裳亦非是
聊與子同歸兮疏傳願見有禮之人與之同歸箋聊猶且也且
與子同歸欲之其家觀其居處○案孔疏因

箋釋同歸為同歸其家遂以傳為欲與共歸已家解似過泥陳
 與云同歸於禮是已孟子云既盟之後言歸於好亦句例也列
 女祀梁妻傳哭夫殉死引詩云我心傷悲聊與子同歸此之謂
 也斷章取義非詩指無二兮字乃省文古書多此例如棘人鬻
 鬻兮說文引
 亦無兮字

庶見素鞞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疏傳子夏三年之喪

而並衍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
 子壽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
 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
 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壽哀未盡能自
 剖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
 箋詳祭朝服素鞞者鞞從裳色聊與子如一且欲與之居處觀
 其行也○孔疏喪服始終無鞞禮大祥祭朝服素鞞毛意亦以
 卒章思大祥之人也陳與云鞞象裳色天子山火龍諸侯火龍
 卿大夫山此畫棺之鞞以配袞裳希之裳也玄冕之服天子
 朱鞞配朱裳諸侯卿大夫赤鞞配赤裳士爵弁鞞配鞞裳也
 玄鞞不與裳相應故士玄鞞爵鞞鞞裳則有玄黃鞞之異鞞如
 深衣有鞞而無裳蘊校勘記唐石經初刻蘊後改說文蘊積也
 从艸溫聲孔疏釋文作蘊即蘊之俗字聊與子如一者
 願與有禮之人用心如一箋以為欲與之居處亦非

素冠三章章三句

隰有萋楚疏也毛序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

隰有萋楚注魯說曰萋楚鈇弋猗儺其枝疏也傳興也萋楚鈇弋

鈇弋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長大則其枝猗儺而柔順不安尋復

草木興者喻人少而端慤其長大無情慾○萋楚鈇弋者釋草

文魯說也郭注今羊桃陸疏葉長而狹華紫赤色枝天之沃沃

樂子之無知注魯說曰知匹也疏匹也疾君之恣故於人年少

沃沃之時樂其無知匹之意○桃天篇天亦作扶傳桃有華之

盛者天天其少壯也說文扶木少盛貌此天亦謂少而壯盛以

下云沃沃故訓沃沃為壯佼單訓天為少也沃沃與氓篇沃若

義同謂佼好而有光華也眾經音義十引蒼頡篇云樂喜也知

匹也者釋詁文郭注引詩本爾雅魯詩說箋說與同馬瑞辰云
墨子經上篇知接也莊子庚桑楚篇注知者接也荀子正名篇
云知有所合謂之智凡相接相合皆訓匹廣雅接合也知訓接
訓合即得訓匹又古者謂相交接為相知楚詞樂莫樂兮新相
知言新相交也交與合義亦相近芄蘭詩能不我知知正當訓
合不我知為不我合猶不我甲為不我狎也曲禮男女非有行

傷也與毛傳訓傷合馬瑞辰云方言但痛也廣雅同玉篇但傷也慙驚也並丁割切是慙乃但之同音借字愚案韓詩外傳二云國無道則飄風厲疾暴雨折木陰陽錯氛夏寒冬溫春熱秋榮日月無光星辰錯行民多疾病國多不祥羣生不壽而五穀不登當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甯故曰其風治其樂達其驅馬也舒其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詩曰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願瞻周道中心但兮外傳引詩仍作但不作慙知韓詩亦作本與毛不異其因無道思成周之時釋詩願瞻句與毛同義齊韓古說如此後人釋匪為彼道為路者皆未可從

匪風飄兮匪車嘒兮願瞻周道中心弔兮疏傳遇風為飄嘒嘒

○王逸楚詞九歌注飄風貌詩曰匪風飄兮明魯毛文同薛疏注飄風無常之風說文嘒疾也从口票聲詩曰匪車嘒兮

誰能亨魚漑之釜鬻疏傳漑漑也鬻釜屬亨魚煩則碎治民煩

人偶能割亨者○釋文漑本又作撓說文漑漑也引詩撓之釜鬻即毛又作本王逸楚詞九歌注鬻釜也詩曰漑之釜鬻說苑

善說篇亦引二句明魯毛文同儀禮特牲饋食禮鄭注亨煮也詩曰誰能亨魚漑之釜鬻明齊毛文同釋器鬻謂之鬻鬻也

說文鬻鬻鬻鬻六釜也韻會引說文作土釜又說文鬻下云秦名土鬻曰鬻鬻若過即今所謂鬻矣孔疏引孫炎爾雅注以鬻

爲甌字誤疏又云人偶者謂以人意尊偶之也論語注人偶同
位人偶之詞禮注云人偶相與爲禮儀皆同也亨魚小伎誰或
不能而云誰能者人偶此能制亨者尊貴之若言人皆未能故
云誰能也馬瑞辰云漢時以相敬相親皆爲人偶大射儀揖以
耦注言以者耦之事成於此意相人偶也聘禮每曲揖注每門
輒揖者以相人偶爲敬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注相人偶此相
敬謂之人偶也中庸仁者人也鄭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
人意相存偶之言賈子匈奴篇胡嬰兒得近侍側胡貴人更進
得佐酒前上時人偶之此相親謂之人偶也說文仁親也从人
二會意人二卽相偶也說文又云偶桐人也桐人卽相人形近
之講校勘記云尊偶存偶與中庸正義之相親偶
表記正義之相愛偶碩人正義之荅偶皆一也
誰將西歸懷
之好音注魯誰作孰疏傳周道在乎西懷歸也箋誰將者亦言
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也檜在周之東
故言西歸有能西仕於周者我則懷之以好音謂周之舊政令
○孔疏於時檜在滎陽周都豐鎬周在於西故言西也西歸者
欲令人之輔周治民也若能仕周則當自知政令詩人欲歸之
以好音者愛其人欲贈之耳非謂彼不知也魯誰作孰者說苑
善說篇言楚子皙因衛蘧伯玉之力以重於楚引詩二句誰作
孰義同文異柔柔篇誰能執熱墨子尙賢篇引作孰能執熱蓋
古書誰孰通用魯
詩此篇自作孰也

匪風三章章四句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一終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

長沙王先謙益吾著

曹蜉蝣第十二疏

乙巳占引詩推度災曰曹天宿孤張藝文類

夏之位土地勁急音中徵其聲清以急韻賦曰曹地處季
以難漢書地理志濟陰定陶詩風曹國也周武王弟叔振鐸所
封昔堯所游成陽舜漁雷澤湯止于亳故其民猶有先王遺風
重厚多君子好稼穡惡衣食以致畜臧以上皆齊說風俗通山
澤篇引韓詩內傳云舜漁雷澤雷澤在濟陰成陽縣此似考證
曹國地理之文蓋韓詩序也水經濟水注濟水逕定陶縣故城
南縣故三股國也湯追桀伐三股即此是周之曹夏詩國風
之三股也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縣東有三股亭

齊說魯

毛序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
人將無所依焉○漢書人表曹昭公班釐公子作詩此

韓當同

蜉蝣之羽注魯說曰蜉蝣渠略衣裳楚楚注三家楚作蜃疏傳

也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猶有羽翼以自修飾楚楚鮮明貌箋
興者喻昭公之朝其羣臣皆小人也徒整飾其衣裳不知國之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曹

將迫脅君臣死亡無日如渠略然○**蜉蝣**渠略者釋蟲文魯說也說文蝮巨蝮一曰浮游夏小正浮游有殷明蜉蝣施虫乃後起字不僅釋文所云渠略作蝶螺為俗也淮南說林篇浮游不飲不食三日而終又詮言篇浮游不過三日則朝生莫死甚言之耳馬瑞辰云爾雅郭注言蜉蝣似蝮蝮方音郭注又云蝮蝮似天牛而小有黑角說文蝮渠蝮一曰天牛而小則浮游蓋小於蝮蝮也天牛蓋天社之別名云似天牛而小則浮游蓋小於蝮蝮今日驗蝮蝮大僅六七分知孔疏引陸疏云大如指長三四寸寸當為分字之譌衣裳楚楚指羣臣言首句言蜉蝣之羽次句若以衣裳為比嫌於重複至麻衣更不得以蜉蝣當之郭注云黃黑色不能謂之如雪也三家楚作髓者說文髓下云會五采鮮色也詩曰衣裳楚楚段注髓正字楚借字

心之憂矣
於我歸處疏箋歸依歸君當於何依歸乎言有危亡之難將無處下云處或从虎聲歸處猶依止也言在朝之臣其心不知憂國不思國亡而身無所託也我不敢自謂憂國此心之憂在於我依止之地不勝其顧慮耳彼羣臣獨何心乎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注韓詩曰采采衣服

韓說曰采采盛貌也
疏傳采采眾多也息止也○采采至貌也
文選鸚鵡賦李注引韓詩薛君注文引

經明韓毛文同盛貌與眾多意同言其筆
臣競侈衣服故韓曰盛貌毛曰眾多也

蟬蛸掘閱麻衣如雪注三家掘作堀疏傳掘閱容閱也如雪言

謂其始生時也以解閱喻君臣朝夕變易衣服也麻衣深衣諸

侯齋朝服朝夕則深衣也○案閱穴字同宋玉風賦空穴來風

莊子云空闕來風是閱即穴也郭注蟬蛸生糞土中陸疏夏

日陰雨時地中出傳云掘閱容閱者言其掘地出時解脫而生故

而出也箋云掘地解閱者讀閱為脫其掘地出時解脫而生故

以喻變衣服也三家掘作堀者說文堀下云突也詩曰蟬蛸堀

閱此三家詩有作堀者故許引文異堀閱亦是讀閱為脫言自

土堀中解脫而出也陳奐云麻衣朝服也凡布幅廣二尺二寸

八十縷為升朝服用十五升總則去朝服之半二者精麤不同

用麻則一故朝服與總服皆得謂之麻衣總麻其色白朝麻其
色染緇鄭風緇衣即麻衣矣禮記間傳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
喪服小記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素縞即縞冠則麻衣即
朝服此一證逸周書大匡篇及期日質明王麻衣以朝日視朝
之服天子皮弁諸侯朝服王服朝服為降等則麻衣為朝服此
又一證論語子罕篇子曰麻冕禮也麻亦麻衣也古冕弁得通
稱麻冕麻衣而冕與祭服玄冕玄衣而冕同祭服用絲朝服用
麻朝服如深衣衣裳不殊諸侯朔視朝用皮弁服亦謂之朝皆
以麻為之凡衣皆連下裳言朝服無裳而有素縹素縹白章為

之故以雪比白較孔疏義晰首次章言羣臣三章兼君臣言之其憂心更爲切至僕禮喪服傳鄭注詩麻衣如雪明齊毛文同心之憂矣於我歸說疏箋說猶舍息也○釋文說音稅協韻如明齊毛文同鄭注欲歸其所說忠信之人也用齊義如字讀與箋異

蟋蟀三章章四句

候人疏而好近小人馬○三家無異義

彼候人兮何戈與祲注齊何作荷祲作綴疏傳候人道路送迎

也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箋是謂遠君子也○序官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二人左宣十二年傳隨季對楚使曰豈敢辱候人是侯國亦有候人也何揭者孔疏戈祲須人擔揭故以荷爲揭也盧人戈六尺有六寸及長尋有四寸戈及俱是短兵相類故也且祲字从及故知祲爲及也齊何作荷祲作綴者禮樂記行列綴兆鄭注綴表也所以表行列詩云荷戈與綴何荷經典通用禮釋文本又作何說文祲荷及也从及示聲或說城郭市里高縣羊皮有不當入而欲入者暫下以驚牛馬曰祲故从示及高縣羊皮即綴表之義故祲亦爲綴文與毛異禮正義謂鄭所見齊魯韓詩本不同也韓詩唐時尙存陸氏釋文於毛詩祲下

不言韓詩異字則作綴者非韓詩也樂記注是彼其之子三百

據齊詩之文崔隸注本亦作綴言賢者官卑

赤芾注韓其作已芾作紱疏傳彼彼曹朝也芾譯也一命縹芾

瑠大夫以上赤芾乘軒芾之子是子也佩赤芾者三百人○說

文市下云鞞也市即古芾字篆文作鞞一命至蔥珩禮玉藻文

玉藻作鞞縹芾赤黃之間色所謂鞞也勳珩玉藻作幽珩周禮

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曹伯爵一命為士再

命為大夫三命為卿故士服縹芾卿與大夫服赤芾又得乘軒

也左傳二十八年傳晉文公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倍負羈而乘

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杜注言其無德居位者多故責其功

狀此正共公時事與此三百文同引傳以證詩也韓其作已芾

作紱者後漢東平憲王傳李注赤紱大夫之服詩曹風曰彼

已之子三百赤紱刺其無德居位者多也所引蓋據韓詩

維鷩在梁魯說曰鷩鷩鷩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疏傳

洿澤鳥也梁水中之梁鷩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箋鷩在梁當

濡其翼而不濡者非其常也以喻小人在朝亦非其常不稱者

言德薄而服尊○鷩鷩鷩者釋鳥文魯說也郭注今之鷩鷩也

好羣飛沈水食魚故名洿澤俗呼之為洿陸疏鷩水鳥形如

鷩而極大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頰下胡大如數升囊若

小澤中有魚使羣其孑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在陸地

詩三衣陸表疏卷十二曹

乃其食之故曰淘河說文鷓一作鷓鴣乃貪惡之鳥故以喻小人鷓鳥在梁上以不濡翼為能小人在高位以尊服為美然鷓決非不濡翼之鳥之子亦非稱其服之人也禮表記引詩維鷓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鄭注鷓胡污澤也污澤善居水泥之中在魚梁以不濡污其翼為才如君子以稱其服為有德愚案鄭注禮在箋詩前此蓋據齊詩為說但語意似未完齊詩作彼記又後漢明帝紀永平二年詔詩刺彼已黠禰衡云年諱炳應朝所守難辨文選曹植求自試表將挂風人彼己之譏漢帝曹王皆用韓詩故皆作已也左僖二十四年傳鄭子臧以鷓冠見殺君子欺其服之不衷亦引此詩作彼已

維鷓在梁不濡其味彼其之子不遂其媾注韓味作喝疏味

媾厚也箋遂猶久也不久其厚言終將薄於君也○韓味作喝者玉篇口部喝喙也詩曰不濡其喙又曰喝亦作味今毛作味則喝乃韓之異文言鷓之為物當在污澤今在梁上則不能得魚所處雖高終為濡其味之鳥矣彼其之子宜居卑賤今在高位可謂厚矣然無德以居之終不能久遂其媾厚也胡承琪云媾厚疊韻為訓眾經音義二十二引白虎通義云媾厚也重婚曰媾也故孔疏以重昏媾者情必深厚釋之遂猶久者比方為訓遂訓成亦訓申皆有久意故曰猶久國語晉公子如楚成王以周禮饗之九獻庭廣族百既饗令尹子玉請殺晉公子王不許又請止狐偃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其之子不遂其媾焉之也

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效郵非義也注楚子引詩之意蓋謂九獻庭實是厚也而又殺之是不終其厚曹詩所云不遂其媾者其過同矣故其下云楚子厚幣以送公子於秦是則所謂終其厚矣

蓄兮蔚兮南山朝隋注韓說曰蓄草盛貌魯蓄作媾疏傳蓄蔚

南山曹南山也隋升雲也箋蓄蔚之小雲朝升於南山不能為

大雨以喻小人雖見任於君終不能成其德教○案蓄兮蔚兮

者言山雲如草莽也易林履之恒澶滄蓄蔚膚寸來會津液下

降流潦滂沛坤之恒略同明齊詩亦釋蓄蔚為雲興言其必有

大雨也鄭以蓄蔚為小雲如易林言則焦以為大雲既經所不

言故兩說並通但津液不降則流潦無期耳蓄草盛貌者玉篇

艸部引詩文此韓說也說文蓄艸多貌亦引此詩即本韓義文

選西都賦注引蓄蔚篇云蔚草木盛貌也此蓄蔚本義詩借以

狀雲興之盛魯蓄作媾者說文媾下云女黑色也从女會聲詩

曰媾兮蔚兮齊韓毛作蓄此作媾者乃魯詩文選魯靈光殿賦

蕙翠紫蔚李注蔚文貌雲興欲雨黑紫不定在舉一色以狀之

故或為媾或為蔚也南山者一統志曹南山在曹州濟陰縣東

二十里詩南山朝隋是也御覽地部七引十道志云曹南山有

汜水出焉隋當為蹟說文無隋字荀爽易需卦注雲上升極則

降而為雨故詩曰朝隋于西崇朝其雨爽習齊詩者也鄭用齊

義箋毛又因此詩是言小人故有不能為大雨之喻陳奭謂南

山喻在尊位者雲有盛多之義南山之朝升雲蒼蔚然
謂居尊位者之盛多承上三百赤芾為言於義亦通
婉兮變

兮季女斯飢疏傳疏少貌變好貌季人之少也女民之弱者

政令則下民困病矣○孔疏以季女為少女幼子故以婉為少

貌變為好貌采蘋云有齊季女謂大夫之妻車牽季女逝兮欲

取以配王皆不得有男在其間故以季女為少女此言斯飢當

謂幼者並飢非獨少女而已故以季女為人之少子女子皆本

經為訓故不同也伯仲叔季則季處其少女比於男則男強女

弱不堪久飢故詩言少女耳陳奐云案正義本傳文當作季人

之少子女子七字定本云季人之少子女民之弱者見定本以

季女為少弱之稱義無分別則傳亦不必分釋其義且經言女

不言民也古毛傳當從正義本今正義本從定本而誤愚案傳

析季女為二誠所不安箋泛言幼弱者飢下民困病亦與經季

候人四章章四句

鳴鳩疏異義陳喬樞云魯詩說尸鳩之義詞無譏刺與毛異解

毛序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三家無

抑下僚身丁困阨家有幼女不免恒飢故深歎之而其時羣枉

盈庭國家昏亂篇中皆刺其君之近小人致君子末由自

伸作詩本意止於首尾一見不著迹象斯為立言之妙

愚謂刺詩不在顯言
關雎鹿鳴皆其例也

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注齊說曰鳴鳩七子均而不殆韓說曰七

子均養者鳴鳩之仁也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

兮疏傳興也鳴鳩結鞠也鳴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

一於下也以刺今在位之人不如鳴鳩淑善儀義也善人君子

其執義當如一也○釋文鳴本亦作尸愚案方言以鳴鳩為戴

勝高誘郭璞又並以爲吾楚俗所謂布穀說詳鵲巢篇鳴鳩至

不殆易林夫之家人文殆者危而不安也七子雖多用心均平

則有安而無殆七子至仁也魏志曹植傳上疏文植用韓詩言

慈鳥之養子以均見仁也故在上位之善人君子亦當執其公

義齊一盡心養民有如物之結而不解漢書鮑宣傳上書曰陛

下上爲皇天子下爲黎庶父母爲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

鳴鳩之詩正用風人平均養長之義荀子勸學篇行衢道者不
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騰蛇無足而
蜚梧鼠五技而窮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
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又成相篇治復一修
之吉君子執之心如結此魯詩之說也列女魏芒慈母傳慈母
有三子前妻之子有五子親附慈母雍雍若一慈母以禮

義之漸率導八子咸為魏大夫卿士各成於禮義君子謂慈母
 一心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
 心如結兮言心之均一也尸鳩以一心養七子君子以一儀養
 萬物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韓文公曰此
 之謂也說苑反質篇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
 傳曰尸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所以理萬物者一儀
 也所稱傳即魯詩傳潛夫論交際篇亦引淑人君子四句以上
 魯家說淮南詮言訓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有百
 技而無一道雖得之弗能守故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其儀
 一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於一乎引兮作也蓋別一本與荀子
 大旨略同亦用魯義大戴禮勸學篇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
 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君子其結於一也又
 緇衣篇引淑人君子二句兮作也與淮南同可為諸家有別本
 作也之證易林乾之蒙鳩鳩鳩專一無尤君子是則長受嘉
 福又隨之小過慈鳥鳩鳩執一無尤寢門內治君子悅喜以上
 齊說韓詩外傳二云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優得師莫
 慎一好好一則博博則精精則神神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乎
 一也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此韓家說
 皆言君子當用心堅固不變
 則事可成不僅養民為然

鳴鳩在桑其子在梅疏

傳飛在梅也○孔疏首章言生子之數
 此在梅及下在棘在榛言其所在之樹

見鴟鳩均一養之得長大而處他木也淮南時則訓高注戴鷩
戴勝鳥也詩曰鴟鳩在桑其子在梅是也詩曰鴟鳩在桑其子在梅是也
尸鳩爲戴鷩餘已見前馬瑞辰云梅當爲梅杏之淑人君子其
梅以下在棘在榛例之知皆小樹不得爲梅柎也
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疏伊傳騏騏文也弁皮弁也箋其帶
雜色飾焉騏當作璩以玉爲之言此帶弁者刺不稱其服○孔
疏玉藻說大帶之制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
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是大夫以上大帶用素故知其帶
伊絲謂大帶用素絲故言絲也玉藻又云雜帶君朱絲大夫玄
華士緇辟是其有雜色飾焉玉藻注辟讀如裨冕弁服皆用之
緇采飾其側皮弁配素帶天子諸侯大夫同通冕弁服皆用之
士用緇帶傳騏騏文釋文本作綦陳奐云小戎傳騏綦文謂白馬
而有蒼色文此傳騏綦文謂白鹿皮而有蒼色組以飾弁也顧
命四人騏弁鄭注青黑曰騏正謂青黑爲弁飾之色騏乃綦之
借字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璩注會縫中也璩讀爲薄借
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十二以爲飾謂之綦引此
詩云其弁伊綦是詩本作綦毛以青黑文言故借騏爲綦鄭以
會玉言故破綦爲璩也黃山云古大帶卽鞶帶亦卽紳帶本以
革爲之而拖以紳故能佩物鄭說內則男鞶革女鞶絲獨以鞶
爲鞶致與施鞶表之表囊囊復而於周易左傳白虎通說文之言
鞶帶皆不合然鄭注玉藻素帶亦但云合素爲之不云素絲以

其不能通於大夫素鞞也茲乃謂伊絲爲大帶用絲則何解於
伊騏之弁仍爲皮弁乎蓋絲爲未成布帛之名僅可用以飾帶
如玉藻帶辟之屬猶騏文亦係言皮弁之飾也小戎我馬維騏
傳云騏騏文也證以說文騏馬文如博棋知爲棋文之誤以小
戎本言馬也此傳騏文則借馬文以喻弁飾又卽淇奧所謂會
弁如星有似博棋之文而釋文之綦文則仍綦文之誤耳鄭箋
讀騏爲璆說異而義實相成必仍本於三家孔疏以綦色青黑
說小戎之騏文正援顧命騏弁鄭注此詩明爲騏弁而鄭箋乃
不作綦遂亦不敢改字仍以馬文釋之陳猶沿孔前疏之失又
遷其說於綦結殆不可從愚按黃說亦通孔疏皮弁是諸侯視
朝之常服又朝天子亦服之作者美其德能養民舉其常服知
是皮弁陳與云諸侯視朝玄冠朔視朝皮弁在朝君臣同服則
朔視朝大夫亦服皮弁序
云在位君子統君臣言也

鳴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疏傳忒疑也正長也箋執義不疑則可爲四國之長言任爲侯
伯○釋詁忒疑也王引之云忒乃貳之誤古忒貳通用也禮
緇衣篇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
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詩云
淑人君子其儀不忒鄭注君臣皆有壹德不忒則無疑惑也以
不忒爲不疑與傳箋義合大學引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

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又經解引詩云淑人君子四
句皆齊家說荀子君子篇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五
者禮記注此先王之道也故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分此者也
節者死生此者也忠者惇慎此者也兼此而能之備矣備而不
矜一自善也謂之聖末引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
正是四國此之謂也又富國篇人皆亂我獨治人皆危我獨安
人皆失喪之我按起而治之故仁人之用國非特將持其有而
已也又將兼人下引詩亦同又議兵篇堯伐驩兜舜伐有苗禹
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四帝兩王皆以仁義
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
來服德盛如此施及四極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
何休公羊昭十八年傳解詁引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四國
天下象也風俗通義四引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
正是四國傳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應習魯
詩所引傳即魯傳又列女衛姑定姜傳引詩其儀不忒二句楚
昭定姜傳引詩淑人君子二句皆魯家說除緇衣外餘多淮濱

鳴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正正長也能長人則人欲其壽考○馬瑞辰云說文榛木也
一曰敢也眾經音義引說文榛叢木也字林木叢生也集韻

叢或作鼓是鼓即叢字之或體此詩上言在棘則在榛宜訓叢木不得讀為栗栗之栗韓詩外傳二玉不作不成器人不學不成行家有千金之玉不知治猶之貧也良工宰之則富及子孫君子學之則為國用故動則安百姓議則延民命詩曰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又外傳九夫鳳凰之初起也翱翔十步藩籬之雀嗶啞而笑之及其升於高一詘一信展而雲間藩籬之雀超然自知不及遠矣士褐衣縵著未嘗完也糲藿之食未嘗飽也世俗之士即以為羞耳及其出則安百姓議則延民命世俗之士超然自知不及遠矣傳曰正是國人胡不萬年此韓家說亦推演之詞

鳴鳩四章章六句

下泉注齊說曰下泉苞稂十年無王荀伯遇時憂念周京疏序

思治也曹人疾其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下泉至周京易林蠱之歸妹文賁之姤同此齊說何楷世本古義以為曹人美晉荀躒納敬王於成周而作此詩左昭二十年傳天王使告於晉天降禍於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違啟處于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自春秋昭二十二年王子朝作亂至三十二年成周為十年與易林十年無王合荀伯即荀躒也美荀躒而詩列曹者昭二十五年晉人為黃父之會謀王室具戍人三十七

七年會扈令戊周三十二年城成周曹人蓋皆與焉故曹人歌其事愚案何氏闕明齊說深於詩義有裨今從之自文公定霸之後曹之事皆甚恭議成必皆從役而成周之城則曹人明書於經故曹人在周者為此詩曰祖謙讀詩記曰匪風下泉思周道之詩獨作於槍曹何也政出天子則強不陵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徵發之煩供億之困侵伐之暴惟小國偏受其害所以卷懷宗周為獨切也愚案呂記於此詩齊義尤為切合魯韓未聞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稂傳興也冽寒也下泉泉下流也苞本也

其公之施政教徒困病其民稂當作涼涼草蕭著之屬○案冽當作冽說文冽下云寒貌故字從冰冽下云水清也引易井冽寒泉食而不引詩蓋以詩皆作冽無作冽者今本作冽非也爾雅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李巡曰水泉從上溜下出孔疏下泉謂泉下流是爾雅之沃泉也何楷云昭二十三年天王居於狄泉即此詩下泉愚案杜注狄泉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時在城外城成周乃繞之城內亦曰翟泉水經注穀水東流入洛陽縣之南池即古翟泉也在廣莫門道東建春門路後為東宮池洛陽伽藍記太倉南有翟泉周回三里水猶澄清洞底明淨泉西有華林園以泉在園東因名蒼龍海稂童梁釋草文郭注莠類也陸璣疏禾秀為穗而不成則稂然謂之童梁今人謂之宿田翁或謂之守田也說文稂說文稂童梁今人謂之

粟之采博熾生而不成者謂之董節采下云禾成秀也知陸疏
實根棍於此節梁雙聲董節即童梁也箋讀稂為涼云涼草蕭
著之屬孔疏釋草不見草名涼者未知鄭何所據然鄭改毛或
亦本三家遺說也黃山云段玉裁沿大田釋文誤字謂說文節
下之采陸疏禾秀之秀皆秀字稂即秀之未成者非也孟子惡
莠恐其亂苗也是在穀之始生曰苗時已名莠不應為穗時尙
名稂况魯語馬餼不過稂莠韋注稂童稂也莠似稂而無實既
本無實則不為穗明矣稂从禾本禾屬正文从艸又即與莠同
為艸屬說文莠禾粟下生固宜與禾屬不成者為類故爾雅郭
注云莠類非謂即莠此自禾粟失水變生者故得水反病若莠
得水則更驕驕桀桀未問病水也箋讀稂為涼李黼平疑為皇
馬瑞辰疑為莠陳喬縱疑為蒿皆根棍雅訓取合鄭箋音義然
陸疏守田即稂陳啟源胡承琪據釋文稂又音良莠亦即稂蒿
莠又似未可單名蒿且雅注皇生廢田蒿莠生下田子虛賦卑
溼則生藏莠生田者不屬蕭著非鄭改毛之惜生卑下者亦不
當病水尤非經指近世皆呼編席之草為涼草其席曰涼草席
草質粗勁非釋草之鼠莞其長過禾黍而無臺亦非釋草之苻
離子虛賦其高燥則生葦荻苞荔顏注苞蔗也即今所用作席
者曲禮苞履訓為蔗蒯之菲與今涼草合蔗蒯名苞則為有苞
之草可知孟康謂荻生涼州而賦四者連舉或皆涼州之草故
有涼草之名耳此雖未必即箋之涼草在鄭當有所本故特破
字為訓若果爾雅所有則言稂當作涼足矣不待更申之曰涼

草蕭著之屬也慨我寤嘆念彼周京注魯愾作慨魯說曰慨歎貌也韓

作慨韓說曰慨滿也疏傳慨嘆息之意寤覺也念周京者思其

聲詩曰慨我寤嘆魯愾作慨者王逸楚詞九嘆注慨慨歎貌也

詩曰慨我寤歎逸習魯詩用魯說也文選李注二十三二十六

兩引毛詩作慨是毛亦有別本作慨韓作慨者玉篇口部詩曰

慨我寤嘆是韓詩作慨廣雅嘒滿也即韓說也周京乃周室所

居之京師也云念彼者馬瑞辰云春秋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入

于王城公羊傳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年冬十月天子入于

成周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孔氏廣森以為稱成周不稱京

師者敬王新居東周非故京師矣此詩云念彼蓋王新遷成周

追念故京師王室之詞自是以後諸侯不復勤王故列國風詩亦終於此

泂彼下泉浸彼苞菁疏傳菁蒿也○爾雅菁蒿也或云牛尾蒿

泂彼下泉浸彼苞菁愾我寤嘆念彼京師疏傳菁蒿屬公羊桓九年傳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眾也天子之居必以大眾言之是說天子之都名為京師也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疏

郇侯也諸侯有事

二伯述職箋有王謂朝聘於天子也郇侯文王之為州伯有

治諸侯之功○孔疏僖二十四年左傳畢原鄭郇文之昭也知

郇伯是文王之子為州伯有治諸侯之功謂為牧下二伯治其

當州諸侯易傳者以經傳考之武王成王之時東西大伯唯有

周公召公太公畢公為之無郇侯者知為牧下二伯也愚案易

林云荀伯遇時憂念周京者左傳昭二十二年十月荀躒與籍

談帥師納王于王城二十六年七月知躒與趙鞅帥師納王荀

氏在晉為名卿納王之事身著勤勞詩美其遇王室危亂之時

能以周京為憂念故言黍之苗芄芄然盛者以陰雨能膏澤之

今四國尚知有王事者以郇伯能勞來之也左桓九年傳荀侯

伐曲沃漢志臣瓚注汲郡古文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豳

今河東有荀城古荀國水經注汾水又西逕荀城古荀國也又

云涑水又西逕郇城詩云郇伯勞之蓋其故國也是郇侯即荀

侯封國在冀州之境若為州伯止治其當州諸侯未必遠及兗

州之曹曹人何由思之然則傳箋二說皆在疑似之間

輶騶離倫証証不若齊義之信而有徵也經云郇伯而齊作荀

伯者或齊詩本作荀或易林讀郇作荀皆不可知要之郇荀一

也說文郇下云周武王子所封國在晉地從邑句聲新附荀下

云草也从艸句聲左傳晉荀息潛夫論氏姓篇作郇息此詩郇

伯周書王會篇作荀伯與易林同荀蓋本以國為民荀躒藏見

伯周書王會篇作荀伯與易林同荀蓋本以國為民荀躒藏見

詩稱荀伯者晉荀氏舊以伯稱左成十六年傳荀伯不復從謂荀林父也後諸荀別爲知中行二氏昭五年傳中行伯魏舒帥之謂荀吳與魏舒也十五年傳以文伯宴三十一年傳季孫從知伯如乾侯皆卽謂荀躒也曹詩稱伯而仍繫以荀如春秋之仍書曰荀吳荀躒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例宜同攷昭三十二年敬王之十年已在曹聲公之五年距其公且六世矣

下泉四章章四句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詩二家義集疏卷十二終